

白話文範

三冊



中等學校用 第三冊

白話文範

商務印書館發行

SPECIMENS OF PAI HUA STYLE

BOOK III

By

HO CHUNG YIN

1st ed., Sept., 1920

6th ed., Dec., 1926

Price: \$0.3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初六版

（白話文範四冊）

（第三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何仲英

發行者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昌 漢口  
閩南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白話文範第三冊目錄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紀行	一
游日本雜感	一五
訪日本新村記	二七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四七
團體生活	六三
王陽明傳習錄	七一
答周道通書	七一
答聶文蔚書	七六
曾國藩家書	八二
一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八二
二咸豐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八四

三咸豐二年八月初八日斫水舟中書	八九
四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九二
板橋家書	九二
一自敘	九二
二濰縣寄弟墨第四書	九三
三焦山讀書寄四弟墨書	九四
四范縣署中寄弟墨第二書	九五
中國哲學史大綱序	九六
在中國科學社演說詞	九九
象山語錄	一〇二
一傅子雲	一〇二
二周清叟	一〇四

三包揚	一〇五
三問題 托爾斯泰原著	一〇六
今	一一三
競爭	一一八
文明小史楔子	一二四
大明湖	一二六
道情一首	一二八

# 白話文範第二冊

##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紀行

梁啓超

亞洛二州問題，總算這回大戰主要動機之一。自德國全敗，這問題迎刃而解，不等到維爾賽議和，早已在休戰條約上割還法國了。我們已經到了凡爾登和洛林州的首都梅孜相距咫尺，所以就將這歷史上葛藤最多的兩州順便一遊。

凡讀過西洋史的人，誰也知道一八七一年普法和約，普國割去法國這兩州，法人引爲大恥，臥薪嘗膽以求復仇。但從歷史上放眼看來，要認這兩州正當的主權，這盤賬其實算不清楚。查爾曼大帝裂土分封時，這兩州還算是分給德國。至一五五二年，梅孜、其爾、凡爾登三小侯，要脫離德意志皇帝而獨立，乃求法王亨利第二保護，是爲這問題發軔之始。其後經過三十年戰爭及一六四八年一七六九年戰爭，這兩州纔完全合併給法國。自此公認爲法國領土者將一百年而普法戰爭起，普



國割這兩州時，那裏肯認是攘奪，還不是說的光復舊物嗎？所以割讓後五十年間，一部分故老遺民，暗中拿愛祖國這句話相激厲；一面政府當道，也是拿愛祖國這句話相誥誡。同是一句話，卻是歸結到正反對的兩極端，也算得亘古未聞的奇語了。雖如此說，兩州人民，比較的還是認法國當祖國者居多數；所以那回割讓條約，雖經兩政府交換，而亞爾、莎士人嬰城固守，尙四十餘日，到糧盡械竭，才勉強納降。兩州人民跟著還力爭住民投票自決所屬，德人不許，忍氣吞聲算了。一面在法國議會當時兩州所選出的議員，向國會作訣別演說，拿「長毋相忘」「復歸有日」的話來相矢誓，一字一淚，給法國人和兩州住民一種極深刻的激刺。這都是那回割讓時所演沈痛悲壯的史劇了。到這回割還法國，雖不敢說全體住民個個都滿足，但總算歡迎的多，反對的少。前回所演種種悲劇，一齣也沒有演過。德人雖亦有「住民投票自決所屬」的煽動，住民卻是置之不理。這可見兩州歸還法國，總算得名正言順了。論起兩州隸德的年代，實在比隸法的年代還久長些，爲甚麼定要傾

向法國呢？據我看來：第一件，當十六七世紀時，德國文化程度，實在有些不及法國，故兩州改隸以後，自然易於漸染法風。第二件，來因左岸的住民，本來都帶一種活潑跳脫的性質，和法國國民性相近，和德國國民性相遠。第三件，自從德國占領以後，求治太急，努力用同化政策，事事加以干涉；不知法國大革命以來，自由平等理想，深入人心，兩州民既已習之，若素專制之威，如何能受？所以愈干涉愈生反感，愈防範愈招攜貳，德人所以不能終有兩州一半也。算咎由自取哩！記得當時老毛奇將軍有句話，說道：『亞爾莎士洛林過得五十年，纔算真真我們德國的領土呢！』他的意思，也是認定了這塊肥肉，不是很容易吞得下去。不料恰恰到了第四十九年，就要吐卻出來，毛奇的話，竟成讖語了。

[法德兩國所以拼命的爭這兩州，並不是面子上爭領土伸縮的名譽，其實軍事上生計上，兩州之對於兩國，真有『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的切膚利害。軍事上呢，老毛奇叫他做『最短的國境防備線』，梅孜和司脫拉堡兩要塞，都是世界著名難

攻不落的堅壘。生計上呢，米尼特的鐵礦區，廣袤四百六十三方哩，綿跨兩州，每年產鐵二千一百萬噸，計德國全境每年產鐵總額二千八百五十萬噸，這個礦區所產，占了四分之三了。五年以來，所以能軍械日新持久不屈，都是靠這礦的供給。兩州關係，既已如此重要，所以法國開戰之初，即以恢復兩州爲最主要之目的。中間和英俄兩國締結密約，頭一條就是要求講和時以此爲主要條件。一九一六年時，威爾遜想做調人，要求兩造宣布戰爭目的，法國首舉的便是恢復兩州，後來威爾遜提議講和條件十四條，便將這條加入，明白承認。反觀德國方面，雖屢次提議講和，然而對於這一條，始終絕無絲毫讓步的表示；和議所以中梗，未始不由於此。倘使戰局成爲兩敗俱傷的局面，那麼到議和時，對於這個問題，不知還有多大的爭執。後來德國一敗塗地，這問題竟在休戰條約上輕輕鬆鬆一刀兩段的解決，也算五年來人人意想不到的事哩。兩州的歷史和他的價值，既已大略說明，再敘我們行踪罷。

我們離開伏壘，天氣已將近晚，匆匆乘車往東進發，雨卻漸漸大起來了。當黃昏慘淡的時候，冒著風，衝著雨，行這千里蕭條的原野。雖然我們異鄉異客，沒有什麼風景山河之感，但對着這種氣象，也不免「人言愁我始欲愁」了。將近日落時，已經由法國洛林州入到舊德國洛林州，洛林割讓時，僅割其半，所以從前德法二國，各皆有此州名。當初開戰時，法國軍隊，曾由此地侵入；其後德軍越比來攻，始倉皇調返，那時用兵痕跡，還隱約可辨。將到梅孜附郭，經過一座森林，隨行參謀官指點說是一七九八年法國革命軍大敗聯合軍之處，還有個紀念碑呢！我想那回戰勝，真算得人類進化史上一場義戰，可惜天黑，不能下車憑弔了。我們一路飢寒交逼，直至晚上快十點鐘，纔到洛林省城的梅孜。幸虧客棧是早已經知會過的，替我們留下很豐盛的晚飯。諸君試想，這頓飯是怎麼個滋味呢！

客棧裏掛一幅畫，很有意思。畫的是中間坐着一位極慈祥的老太婆，旁邊兩位女孩兒，大的穿亞爾莎士服裝，小的穿洛州服裝，都撲在他懷裏。那題目是「認娘

還要投票嗎？』因爲那時德國和中立國報紙，每每援引威爾遜十四條的民族自決主義，說亞洛兩州改屬，也該由住民投票一次，法國人反對他，這畫就是表示這個意思。我說法國人也未免過於意氣用事，其實投票一次，還不一定是大多數通過改屬嗎？這樣子取得這兩州的主權，不是更公正更鞏固嗎？兩州問題，糾纏不休的已經好幾百年，因爲德法兩國你來我往的拿他當戰利品，那住民就像從前俄國農奴一樣，跟着土地移轉管轄，沒有一回尊重他們自決的權利，所以終久成一個問題。這回還是照鈔舊文的解決，能否算做永遠解決？我還不敢斷言哩！

我們新近從倫敦泰晤士報上看見美國人賽蒙一篇通信，此人是著名新聞記者，曾和我談論，說西洋文明定要根本改造。說「梅孜這地方，是法德兩文明直接交衝點。大禮拜堂及某附近代表法國文明；車站及其附近代表德國文明。」我看見這話，覺得很有趣；所以一到梅孜，就想按圖索驥的研究一番。雖是對於兩國國民性沒有深邃的研究，不能下精闢的觀察；但就表面看來，也像有幾分領會。車站

一帶，土人叫做新城；禮拜堂一帶，叫做老城。兩城氣象，一望便覺截然不同。新城建築，都是方的，粗的，堅實的，樸素的，嚴整的；老城建築，都是圓的，多角的，緻巧的，流麗的。那街道：新城表示一種意匠的，秩序的感想；老城表示一種自然的，自由的感想。再看那民情：新城自然覺得有一種方嚴峻整的美德；老城自然覺得有一種活潑樂羣的美德。子細看來，真是兩種文明好個對照。別處都市，劃出一區自爲風氣的，未嘗沒有。例如美國各市的唐人街，歐洲各市的猶太人街，雖住民氣象，與別不同。但總是寄人籬下，不能把自己的文明特情表示出來。像梅孜這樣的實是少見。因爲兩邊都是很高等的文明，程度相當，同生息於自治政制之下，各人能穀把他固有的特長，用平等的方式盡量發揮，所以特質都顯豁呈露了。現時雖未能淳化爲一，但接觸既頻繁，既切密，則化合作用，自然發生；將來或有一種新性質的文明，從此地胎孕，也未可知。就這點看來，德法兩國屢爭二州，迭爲勝負，安知不是全人類進化事業之一種手段呢？我因此又想起歐洲文明，爲什麼內容如此其豐富分化。

如此其靈敏？就是因爲接觸的機會多，消受的機能慣。我國從前除了印度以外，沒有機會和別方面的高等文明接觸，無怪停頓到今了。現在機會到來，且看我們能不能利用罷。

我們在梅孜住了一天半，照例應看的地方都看到了。內中最令我感動的，卻是一個新銅像。該市公園正中，本來有一座德皇維廉第一的銅像。光復之後，市民把他毀了，別造一座來替代。我們來遊的時候，正在拿石灰捏成像範，還未動工呢。你猜這替代維廉第一的人是誰？玻安加利嗎？不然克里曼梭嗎？不然岳福嗎？福煦嗎？不然，不然。法國前代的英雄某人某人嗎？更不然。他是一個沒有名字的人；也並不像那一位有名人的相貌。他身穿法國兵卒的軍衣，頭戴法國兵卒的軍帽，背著一個軍用皮包，右肩擎一枝槍，左腳踏着一件德國軍帽。像碑底下刻著 *On Iss aJ* 三個字，直譯爲『拿住他們了』。若定要問這人姓甚名誰，我只得拿中國話答應，說是姓法名叫蘭西的一位兵大爺便了。我看了這銅像，覺得他用意真是深長美善。

他表示出一國中歷史上大事業，並不是一兩位有名人做出來的，乃是大多數無名人做出來的，所以這個銅像，我叫做『平民化』的銅像。其實歐美今後大勢所趨，那件事不是『平民化』。這銅像不過一種顯著的表徵罷了。

我們昨日纔看新戰場，今日又來看古戰場。看的什麼？就是梅孜郊外聖帕里華一帶平原。一八七〇年拿破崙第三的大軍在此地打個大敗仗，鬧到國內革命，身爲俘囚；和這回維廉第二的末路，恰好一個對照。我們來遊時，正碰着一大羣市民圍着一座德國紀功碑，演那『長繩百尺拽碑倒』的把戲。那碑是一個銅獅子擎着德國國徽，張牙舞爪。我們到得跟前，獅子正倒滾下來哩。相隔十來丈，還有一碑，是德意志女神，手拿一箭，射向法境，那碑是前兩天拽倒了。一羣孩子在神身上正爬着頑；我們便向這些孩子討點破銅片帶回做紀念。一面周覽平原，只見水田漠漠，中輕風吹動麥秧，好像波紋皺漾，除遠遠望見一座土堆說是當時戰士叢冢外，戰爭遺蹟，一點都看不出來了。五十年事，如癡如夢，真可發人深省，但不知那夢中人。



前。夢。後。夢。卻。相。續。到。幾。時。纔。了。哩！

十一日夜間四點鐘由梅孜搭火車，天亮就到司脫拉斯堡。以下省稱司堡。是亞爾莎士的省城。從前德國經營這兩州新領土，就拿這裏做中心點，所以規模比梅孜更爲宏大。全市也可分作老城新城兩大部分。老城以大教堂爲中心，教堂全部用紅色石築成，所以我起他一個名叫做赭石寺。赭石寺爲十三四世紀遺物，最精麗之峨特式，內部全用攢疊式的圓柱，一大柱以無數小柱圍繞之，攢而爲一，各小柱皆透鑿離立，雕鐫之精，生平少見。舊城內屋舍的建築，許多都是文藝復興時代式，樓房多凸出，好像飛檐，上層比下層寬，屋頂多作尖三角形，家家外牆，多有壁畫，滿目都是古香古色。赭石寺旁邊，有一間十五世紀的古屋，如今拿來做飯館；我們就在那裏吃晚飯，並不是貪他菜好，只算頑古董罷了。新城是德國割領後所建，以德皇行宮爲中心。行宮前面一個大廣場，右邊一帶爲各行政官署，左邊一帶爲大學和圖書館，正對面爲州議會和法庭，廣場中間便是大公園，那種莊嚴整肅

的氣象，簡直成了縮影的柏林了。這就是司堡大概的形勢。

司堡當第一世紀，已見記載，原是歐洲中部一座有名的古城。十三世紀前爲天主教聖僧采地。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爲德意志自由市。一六六一年，始隸法籍。那時正路易十四全盛時代，所以他的市民對於法國文化感受極深，貢獻亦不少。發明印字機的顧丹伯，創造法國國歌的黎士禮，都是本市籍貫。所以他的市民，對於法國，對於世界，都很有點自負；法國人向來也拿他當國中聲明文物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巴黎羅浮宮前面有八座女神像，代表全國，內中一座，就是司脫拉斯堡女神。自從德國割去亞洛二州，巴黎市民便在這神像左臂上纏一塊黑紗，表示持喪服的意思。每年到割讓紀念日，總有無數人集在這女神像下，徘徊瞻戀，繼以痛哭。五十年來如一日，直到這回休戰條約實行，兩州完全光復，那神臂黑紗方纔除掉，如今滿身都掛著極美麗的花球花圈了。

我們在公園散步，迎面來一位老頭兒，襟上帶著黑和綠相間的銅質小徽章，一

望就知道是普法戰爭時候的軍人了；我就迎上去和他攀談。據他說當一八七〇年普軍圍城五十天，打進城的砲彈共十九萬三千七百二十二顆，城中舊建築毀去了什之七八。當時他們的守將有句名言，說是：『你拿去。是可以。要我。送給你。卻是不能。』至今他們市民還常常念著這兩句話呢！這位老頭兒他說：他自己住在這城裏四十九年，從來不肯說過一句德國話。他和我們嘮嘮叨叨的說了一大堆話，雖是語無倫次，我總覺得十分可敬。現在新任都督，名叫游霞衛，也是本城人；普法戰後，大去其鄉，五十年不履故土。這回戰爭，在凡爾登立過大功，光復後帶了八師團在這裏防守，可惜他正往巴黎，我們沒有會見。

我們游亞洛二州，刺激最深的，就是法國人這點愛國熱誠。他們全國人無論男女老幼，識字不識字，對於這件事都當作私仇私恨一般，痛心刻骨，每飯不忘。法國能穀轟轟烈烈站在世界上頭，就是靠這點子精神貫注。將來若有世界大同那一天，把國界破掉，那是別一個問題；若是國家這樣東西一日尙存，國民缺了這點精

神，那國可就算完了。這點精神和所謂軍國主義卻是根本不同。軍國主義是要凌奪別人，這點精神只是防衛自己。就個人而論，必要人人對於自己努力正當防衛，不畏強暴，然後強橫的人纔知斂跡；所以個人勇於自衛，便是裁制惡人的最好法門。推論到國家，則國民勇於自衛，便是裁制暴國的最好法門了。這回大戰，在人類進化史上很有價值，就是爲此。我們對於法國人很表敬意，也是爲此。回頭看我們中國人，說他沒有這點精神嗎？不能。你看這回對於山東問題，那一個不激昂慷慨。說他確有這點精神嗎？這卻還待商量。你看現在全國中有人提起台灣一個字嗎？我們失台灣，還是在法國失亞洛二州後二十年哩！都是戰敗割地，情形全然一樣。人家是深痛徹骨，五十年間沒有一刻忘記；我們在當時，何嘗不也是人人驚心動魄，不過三五年，早已撇在腦後，像是公認搶劫的人有正當權利了！然則今日雖然磨拳擦掌的爭山東，等到山東當真被人拿去後，只怕也把他當作第二個台灣一字不提了。我不敢說從前爭台灣，現在爭山東，這些舉動，都是出於虛僞，但可惜只

像小孩子一般，一時惱起來，鬧得潑天撒地，過了點把鐘，便全然忘記了。這叫做只有衝動，沒有情操。我想我們中國人，智力不發達，是很容易補救的一件事。情操不發達，那卻是不治之症，什麼好主義，拿到中國都變成「惡化」爲的就是這個毛病。我們說要愛國嗎？像法國人這種愛法，真可以令我們反省哩！

至於講到亞洛二州本身問題，德國同化政策，雖然沒有成功，卻是影響也很不小。毛奇說是過了五十年可以安心，我想若是沒有這回戰爭，德國再下幾十年水磨工夫，未始無成功之日。因爲前次割讓以後，許多法國有血性的人都搬走了，德國人便移植了許多進來；現在情形，洛林州雖是法人占優勢，亞爾莎士州卻是德國人占優勢。因爲他本來是德意志民族的自由市，加以五十年來刻意經營，自然是勢力日增。不過因爲德國是專制政體；他們愛自由慣了，有點不願意。這是和德國軍閥的惡感，並不是對於德國文化根本反對。倒反因爲兩種文化接觸得近，現在隱然造成非法、非德、亦法亦德一個小小新文化區域來。德國人從前想拿他做戰

利品固然失敗。法國人以爲他從此回娘家，恐怕也要斟酌哩！記得我們在梅孜時候，拉着一位十一二歲小孩子，問他是法國人還是德國人，他說：『我是洛林人。』後來到司堡拉着一位十七八歲的，還是拿那句話問他，他說：『我也不管是德是法。只要沒有兵的國，我就願做他的國民。』這雖是孩子話，却可以看出個中消息哩。

### 游日本雜感

周作人

我的再到日本與第一次相隔九年，大略一看，已覺得情形改變了不少，第一件是思想界的革新。一直從前，本來也有先覺的議論家和實行家，只是居極少數，常在孤立的地位。現在的形勢，却大抵出於民衆的覺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我以爲明治的維新，在日本實是一利一害。利的是因此成了戰勝的強國；但這強國的教育，又養成一種謬誤思想，很使別人受許多迷惑，在自己亦有害，這道理本極了然。近來各方面發起一種運動，便想免去這害，其實也不單爲趨利避害起見，正是時代精神的潮流，誰也不能違抗。所以除了黎明會福田博士的日本主義之外，也頗

有不再固執國家主義的人；大學生的新人會尤有新進銳氣。日本思想界情形，似乎比中國希望更大。德謨克拉西的思想，比在「民主」(?)的中國更能理解傳達，而且比我們也更能覺察自己的短處，這在日本都是好現象。但如上文所說，日本因為五十年來德國式的帝國主義教育，國民精神上已經很受斲喪；中國却除了歷史的因襲以外，制度教育上幾乎毫無新建設，雖然得不到維新的利，也還沒有種下什麼障礙，要行改革，可望徹底。譬如建築，日本是新造的假洋房，中國却還是一片廢址，要造真正適於居住的房屋，比將假洋房修改，或者更能得滿足的結果。我們所希望的，便是不要在這時期再造假洋房，白把地基糟塌。幸而從時勢上看來，這假洋房也斷然不能再造；不過我們警告工程師，請他們注意罷了。六月間美國杜威博士在北京講演教育，也說到這一事。杜威博士到中國纔幾禮拜，就看出中國這唯一的優點，他的犀利的觀察，真足教我們佩服了。

日本近來的物價增加，是很可注意的事。白米每石五六十圓，雞蛋每個金七八

錢，毛豆一束七十餘錢，在中國南方只值三四分銀罷了。大約較七八年前百物要貴到三倍，然而人民的收入不能同樣增加，所以很覺爲難，所謂無產階級的『生活難』的呼聲，也就因此而起。若在東京，並且屋房缺乏，僱工缺乏，更是困難；幾個人會見，總提起尋不到住房的苦；使女的工錢，從前是兩三圓，現在時價總在六七圓以上，尙且無人應僱；許多人家急於用人，至於用懸賞的方法，倘若紹介所能爲他尋到適用的使女，除報酬外，另給賞金十圓。歐戰時候，有幾種投機事業，很得利益，憑空出了大大小小的許多成金（*War-time* 卽暴發財主），一方面大多數的平民，却因此在生活上很受影響。平常傭工度日的人，都去進了工場，可以多得幾文工資，所以工人非常增加，但現在的工場生活，也決不是人的正當生活，而且所得又僅够『自手至口』（大抵獨身的人進了工場，所得可以自養；有家眷的男子便不夠了），因此罷業罷工，時有所聞。我在東京最後這幾天，正值新聞印刷工同盟罷工，多日沒有報看；後來聽說不久解決，職工一面終於失敗，這也本是意中事。



無足怪的。日本近來對於勞動問題也漸漸注意，但除了幾個公正明白的人（政府及資本家或以爲是危險人物，也未可知）以外，多還迷信著所謂溫情主義，想行點『仁政』，使他們感恩懷惠，不再胡鬧。這種過時的方策，恐怕沒有什麼功效；人雖『不單靠著麵包生活』，然而也少不了麵包。日本縱然講武士道，但在現今想叫勞動者枵腹從公，盡臣僕之分，也未免太如意了。

成金增加，一方面便造成奢侈的風氣。據報上說：中元贈答，從前不過數圓的商品券，現在五十圓百圓是常例，五百圓也不算希奇。又據三越白木等店說：千圓一條帶，五千圓一件單衣，賣行很好；以前雖有人買，不過是大倉等都會的大財主，現在却多從偏僻地方專函定買，很不同了。有些富翁買盡了鄰近的幾條街，將所有住民都限期勒遷，改作他的『花園』；或在別莊避暑，截住人家飲水的來源，引到自己的花園裏，做幾條瀑布看看；這都是我在東京這十幾日間聽到的事。日本世代相傳的華族，在青年眼中，已經漸漸失了威嚴；那些暴發戶的裝腔作勢，自然也

不過買得平民的。反感：『成金』這兩個字裏面，含有多量的輕蔑與憎惡。我在寓裏每聽得汽車飛過，嗚嗚的叫，鄰近的小兒便學著大叫 Koroosuzo, Koroosuzoi (殺哩殺哩) 說汽車的叫聲是這樣說。關人的汽車的功用，從平民看來，還不是載這肥重的實業家，急忙去盤算利益的，乃是一種借此在路上傷人的凶器，仿佛同軍閥們所倚恃的槍刺一樣。階級的衝突，決不是好事；但這一道溝，現在不但沒有人想填平，反自己去掘深他，真是可惜之至了。

人常常說，日本國民近來生活程度增高，這也是事實。貴族富豪的奢侈，固然日甚一日，還有一班官吏與紳士之流，也大抵竭力趨時，借了物質文明來加重他的身價；所以火車一二等的乘客，幾乎坐席皆滿，心裏所崇拜的雖然仍是武士與藝妓，表面上卻很考究，穿了時式洋服，吃大菜，喝白蘭地酒；他們的生活程度，確是高了。但事情究不能一概而論，一等乘客固然無一不是紳士，到了二等，便有穿和服，吃『辨當』的人了；口渴時花一枚五錢的白銅貨買一壺茶喝，然而也常常叫車侍

拏一兩瓶汽水，若在三等車中，便大不同，有時竟不見一個着洋服（立領的也沒有的）人，到了中午或傍晚，也不見食堂車來分傳單，說大餐已備，車侍也不來照管；每到一個較大的站，只見許多人從車窗伸出頭去，叫買『辨當』及茶，滿盤滿籃的飯包和茶壺，一轉眼便空了，還有若干人買不到東西，便須忍了飢渴到第二站。買食物的人，也只聚在三等或二等窗外；一等車前決不見有買『辨當』的叫喊，因為叫喊了也沒有人買穿了（Frock-coat）端坐着吃冷飯的，確有點異樣，從上等人看來，是失體統的；因此三等乘客縱使接了大餐的傳單，也就不敢跑進食堂裏去。（別的原因也或為錢，或怕坐位被人佔去。）這各等車室，首尾相銜的接着，裏面空氣卻截然不同，也可以算得一件奇事了。但由我看來，三等車室，雖然略略擁擠，却比一等較為舒服；因為在這一班人中間，覺得頗平等，不像上等人的互相輕蔑疏遠。有一次我從門司往大阪，隔壁的車位上並坐着兩個農夫模樣的人，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朝鮮人，看他們容貌精神上，原沒有什麼分別，不過朝鮮的農人穿

了一身哆囉麻的短衫褲，留着頭髮梳了髻罷了。兩人並坐着睡覺，有時日本人彎過手來，在朝鮮人腰間碰了一下，過一刻朝鮮人又伸出腳來，將日本人的腿踢了一下；兩人醒後各自喃喃的不平，卻終於並坐睡着，正如淘氣的兩個孩子，相罵相打，但也便忘却了。我想倘使這朝鮮人是上等人，走進一等室，端坐在紳士隊中，恐怕那種冰冷的空氣，更要難受。波蘭的小說家曾說一個貴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張碟子；我說可怕的便是這種看法。

我到東京，正是中國『排日』最盛的時候，但我所遇見的人，對於這事，却沒有一人提及。這運動的本意，原如學生聯合會宣言所說，只是排斥侵略的日本；那些理論的與實行的侵略家，（新聞記者，官僚，學者，政治家，軍閥等）我們本沒有機會遇到；相見的只有平民，在一種意義上，也是被侵略者，所以他們不用再怕被排，也就不必留意。他們裏邊那些小商人，手藝職工，勞動者，大抵是安分的人；至於農夫，尤愛平和，他們望着豐收的稻田，已很滿足，決不再想到全中國全西伯利亞的

土地。但其中也有一種人，很可嫌憎，這就是武士道的崇拜者。他們並不限定是那一行職業，大抵滿口浪花節，（一種歌曲，那特色是多半頌揚武士的故事。）對人說話，也常是「吾乃某某是也，『這廝可惱』」這類句子，舉動也仿佛是台步一般，就表面上說，可稱一種戲迷；他的思想，是通俗的侵略主義。星期評論八號內戴季陶先生說及日本浪人的惡態，也就可以當作他們的代表。這種『小軍閥』不盡是落伍的武士出身，但在社會上鼓吹武力主義，很有影響；同時又妄自尊大，以好漢自居；對於本國平民也很無禮。所以我以為在日本除侵略家以外，祇有這種人，最可厭惡，應得排斥。他們並不直接受過武士道教育，那種謬誤思想，都從浪花節義太夫（也是一種歌曲）與舊劇上得來；這些『國粹』的藝術，實在可怕。我想到中國人所受舊戲的毒害，不禁歎息，真可謂不約而同的病了。

日本有兩件事物，游歷日本的外國人無不說及，本國人也多很珍重，就是武士（Sumurai）與藝妓（Geisha）。國粹這句話，本來很足以惑人，本國的人，對於這

制度習慣了，便覺很有感情，又以爲這種奇事的多少，都與本國榮譽的大小有關，所以熱心擁護；外國人見了新奇的事物，不很習慣，也便覺很有趣，隨口贊歎；其實兩者都不盡正當。我們雖不宜專用理性，破壞藝術的美，但也不能偏重感情，亂發時代錯誤的議論。武士的行爲，無論做在小說戲劇裏如何壯烈，如何華麗，總掩不住這一件事實：武士是賣命的奴隸，他們爲主君爲家名而死，在今日看來已經全無意義，只令人覺得他們做了時代的犧牲，是一件可悲的事罷了。藝妓與游女，是別一種奴隸的生活，現在本應該早成了歷史的陳跡了，但事實却正相反：凡公私宴會及各種儀式，幾乎必有這種人做裝飾；新吉原游廓的夜櫻，島原的太夫道中，（太夫讀作 *Tayu*）本是藝人的總稱，後來轉指游女；游廓舊例，每年太夫盛裝行道一周，稱爲道中，變成地方的一種韵事，詩人小說家畫家每每贊美咏歎，流連不已，實在不很可解。這些不幸的人的不得已的情況，與頹廢派的心情，我們可了解，但決不以爲是向人生的正路；至於多數假頹廢派，更是『無病呻吟』白

造成許多所謂游蕩文學，供飽暖無事的人消閒罷了。我們論事都憑個「我」，但也不可全沒殺了我中的「他」；那些世俗的享樂，雖然滿足了我的意，但若在我的「他」的意識上有點不安，便不敢定為合理的事，各種國粹，多應該如此判斷的。

芳賀矢一 (Y. Hagi) 著的國民性十論，除幾篇頌揚武士道精神的以外，所說幾種國民性的優點，如愛草木，喜自然，淡泊瀟灑，纖麗，纖巧等都很確當。這國民性的背景，是秀麗的山水景色，種種優美的藝術制作，便是國民性的表現。我想所謂東方文明的裏面，祇這美術是永久的榮光，印度中國日本無不如此；我未曾研究美術，日本的繪畫雕刻建築，都不能詳細紹介，不過表明對於這榮光的禮讚罷了。中國的古藝術與民間藝術，我們也該用純真的態度加以研究；只是現在沒有擔任的人，又還不是時候。大抵古學興盛，多在改造成功之後，因為這時纔能覺到古文化的真正的美妙與恩惠，虛心鑑賞，與借此做門面說國粹的不同。日本近來頗有這種自覺的研究，但中國却不能如此，須先求自覺，還以革新運動為第一步。

俄國詩人 Bajmont 氏二年前曾游日本，歸國後將他的印象談，在報上發表，對於日本極加贊美，篇末說，「日本與日本人都愛花——日出的國花的國」他於短歌俳句錦繪象牙細工之外，雖然也很賞贊武士與藝妓，但這一節話極是明澈：

『日本對於自然，都有一種詩的崇拜，但一方面又是理想的勤勉的人民。他們很多的勞動，而且是美術的勞動，有一次我曾見水田裏的農夫勞作的美，不覺墜淚，他們對於勞動與對於自然的態度，都全是宗教的。』

這話說得很美且真，星期評論八號季陶先生文中，也有一節說——

『只有鄉下的農夫，是很可愛的。平和的性格，忠實的真情，樸素的習慣，勤儉的風俗，不但和中國農夫沒有兩樣，並且比中國江浙兩省鄉下的風習要好得多。』

我訪日向的新村時，在鄉間逗留了幾日，所得印象，也約略如此，但這也不僅日



本爲然，我在江浙走路，從車窗裏望見男女耕耘的情形，時常生一種感觸，覺得中國的生機還未滅盡，就只在這一班『四等貧民』中間。但在江北一帶看男人著了鞋襪，懶懶的在黃土上種幾株玉蜀黍，却不能引起同一的感想；這半因爲單調的景色，不能很惹詩的感情，大半也因這工作的勞力，不耕種水田的大，所以自然生出差別，與什麼別的地理的關係，是全不相干的。

我對於日本平時沒有具體的研究，這不過臨時想到的雜感，算不得『覘國』的批評。我們於日本的短處加以指摘，但他的優美的特長，也不能不承認；對於他的將來的進步，尤有希望。日本維新前諸事多師法中國，養成了一種『禮教』的國，在家庭社會上，留下種種禍害；維新以來諸事師法德國，便又養成了那一種『強權』的國，又在國內國外，種下許多別的禍害。現在兩位師傅——中國與德國——本身都已倒了：上諭家訓的『文治派』，與黑鐵赤血的『武力派』，在現今時代，都已沒有立腳的地位了。日本在這時期，怎樣做呢？還是仍然拏著兩處廢址的殘材，支柱舊

屋還是別尋第三個師傅，去學改築呢？爲鄰國人民的利益計，爲本國人民的利益計，我都希望——而且相信日本的新人能夠向和平正當的路走去。第三個師傅能引導人類建造『第二國土』——地上的天國——實現人間的生活；日本與中國確有分享這幸福的素質與機會——這希望或終於是架空的『理想』也未可知，但在我今日是一種頗強固的信念。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記於北京。

### 訪日本新村記

周作人

今年四月中，我因自己的事，渡到日本，當初本想順路一看日向（Thinga）的新村（Atarashiki Mura）但匆促之間竟不曾去。在東京只住了十幾天，便回北京，連極便當的上野（Ueno），尙且沒有到，不必說費事的遠處了。七月中又作第二次的『東游』，纔挪出半個月工夫，在新村本部住了四日，又訪了幾處支部，不但實見一切情形，並且略得體驗正當的人的生活的幸福，實是我平生極大的喜悅，所以寫這一篇記，當作記念。

七月二日從北京趁早車出發，下午到塘沽，趁郵船會社的小汽船，上了大汽船，於六時出帆。四日大霧，在朝鮮海面停了一天，因此六日早上纔到門司（Moji）便乘火車往吉松（Yoshimatsu）。當日從基隆來的汽船也正到港，所以火車非常雜沓，行李房的門口，有幾個肥大波羅蜜，在衆人腳下亂滾，也不知誰掉的；這一個印象，已很可見當日情形了。從門司至吉松，約二百英里，大半是山林，風景非常美妙。八代（Yatsuhira）至人吉（Hitoyoshi）這三十英里間，真是『千峯競秀，萬壑爭流』。白石（Shiroishi）與一勝地（Tsushochi）兩處，尤其佳勝。火車沿著溪流，團團迴轉，左右兩邊車窗，交互受着日光，又不知經過若干隧道，令人將窗戶開閉不迭。下望谷間，茅舍點點，幾個半裸體的小兒，看火車過去，指手畫腳的亂叫。明知道生動的實際上，一定十分辛苦，但對此景色，總不免引起一種因襲的感情的詩思，彷彿離開塵俗了。據實說在別一義上，他們的生活，或真比我們更真實更幸福也。未可知。但這話又與盧梭所說的自然生活，略有不同；我所羨慕的便在良心的平安。

這是我們營非生產的生活的人所不能得的。過人吉十一英里到嶽矢(Yadake)，據地圖指示，是海拔四十尺。再走十英里，便到吉松，已是七時半，暫寓驛前的田中旅館，這旅館雖然簡陋，却還舒服；到屋後洗過浴，去了髮上粒粒的煤煙，頓覺通身輕快，將連日行旅的困倦也都忘了。

吉松是鹿兒島(Kigoshima)縣下的一個小站，在重山之中，極其僻靜；因為鹿兒島線與宮崎(Miyazaki)線兩路在此換車，所以上下的人也頗不少。但市面很小，我想買一件現成浴衣，問過幾家，都說沒有，而且也沒有專門布店，只在稍大的雜貨店頭放着幾匹布類罷了。鹿兒島方言原極難懂，在火車或旅館裏，雖然通用東京語，本地人却仍用方言；向商店買物，須用心問過一兩遍，纔能明白他說有或沒有，或多少錢。雜貨店的女人見顧客用東京話，却不很懂伊的語言，便如鄉下人遇見城裏人一般，頗有忸怩之色；其實這是錯的，只要有一種國語通用，以便交通，此方言也各有特具的美，儘可聽他自由發展，形式的統一主義，已成過去的迷夢。

現在更無議論的價值了。將來因時勢的需要，可以在國語上更加一種人類通用的世界語，此外種種國語方言，都任其自然，纔是正當辦法，而且不僅言語如此，許多事情也應該如此的。

七日早晨忽晴忽雨，頗不能決定行止，但昨日在博多(Hakata)驛已經發電通知新村，約了日期，所以很難耽擱，便於九時半離吉松，下午二時到福島町(Fukushima-machi) 計七十八英里，從此地買票乘公共馬車往高鍋(Takanabe) 計程日本三里餘，合中國約二十里，足足走了兩時間，到此已是日向國，屬宮崎縣，在九州東南部，一面臨海，一面是山林，馬車在這中間，沿着縣道前進，我到這未知的土地，却如曾經認識一般，發生一種愉悅的感情，因為我們都是『地之子』，所以無論何處，只要是平和美麗的土地，便都有些認識，到了高鍋，天又下雨了，我站在馬車行門口的棚下，正想換車往高城(Takajo) 忽見一個勞動服裝的人近前問道：『你可是北京來的周君麼？』我答說：『是』，他便說：『我是新村的兄弟們差來接你』

的。』旁邊一個敝衣少年，也前來握手說：『我是橫井。』這就是橫井國三郎（Yokoi）君，那一個是齋藤德三郎（T. Saito）君。我自從進了日向已經很興奮，此時更覺感動欣喜，不知怎麼說纔好，似乎平日夢想的世界，已經到來，這兩人便是首先來通告的。現在雖然仍在舊世界居住，但即此部分的奇蹟，已能够使我信念更加堅固，相信將來必有全體成功的一日。我們常感着同胞之愛，却多未感到同類之愛；這同類之愛的理論，在我雖也常常想到，至於經驗，却是初次。新村的空氣中，便只充滿這愛，所以令人融醉，幾於忘返，這真可謂不奇的奇蹟了。

齋藤橫井兩君同我在高鍋僱了一輛馬車，向高城出發，將橫井君所乘的腳踏車，縛在馬車右邊。原來在博多發出的至急電報，經過二十四時間纔到村裏，大家急忙出來；橫井君先乘腳踏車到福鳥町驛時，火車早到，馬車也出發了，於是重回高鍋恰好遇着我們的車去高鍋不遠，又見武者小路實篤（S. Mushakōji）先生同松本長十郎（C. Matsumoto）福永友治（T. Fukunaga）兩君來接，便同坐了馬

車，直到高城，計程二里餘，『約中國十二三里』先在深水旅館暫息。這旅館主人深水桑一（K. Fukamidzu）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本業薪炭，兼營旅宿；當時新村的人在日向尋求土地，曾在此耽閣月餘，他聽這計畫，很表同情，所以對於新村往來的人，都懷厚意，極肯招待。我們閒談一會，吃過飯，橫井君到屋後的大溪裏去捕魚，一總捕到十尾鱒魚，一匹蝦，非常高興，便將木條編成的涼帽除下，當作魚籠，用繩紮了口。六時半一齊出發，各擎燈籠一盞，因為高城至新村所在的石河內（Ishikauchi）村，計程三里，（中國十八里強）須盤過一座嶺，平常總費三時間，到村時不免暗了。雨後的山路，經馬蹄踐踏，已有幾處極難行走，幸而上山的路不甚險峻，六個人談笑着，也還不覺困難；只是雨又下了，草帽邊上點點的滴下水來，洋服大半濡溼，如松本君的單小衫更早溼透了。八時頃盤過山頂，天色也漸漸昏黑，在路旁一家小店裏暫息，喝了幾杯汽水與泉水，點起蠟燭，重復上路。可是燈籠被雨打濕，紙都酥化了，齋藤君的燭盤，中途脫落，武者先生的竹絲與紙分離，不能提

了，只好用兩手捧著走，我的當初還好，後來也是如此。其先大家還笑說，這許多燈籠，很像提燈行列；現在却只剩一半，連照路都不夠了。下山的路，本有一條遠繞的坦道，因為時候已遲，決計從小路走。這路既甚峻急，許多處又非道路，只是山水流過的地方，加以雨後，愈加犖確難行，脚力又已疲乏，連跌帶走，竭力前進，終於先後相失。前面的一隊，有時站住，高聲叫喊，招呼我們。山下「村」裏的人，望見火光，聽到呼聲，也大聲叫道：「這些聲音的主人，我當時無一認識，但聞山上山下的呼聲，很使我增加勇氣，能自支持。將到山脚，「村」裏的人多在暗中來迎，匆促中不辨是誰，只記得擎傘來的是武者小路房子（Fusako）夫人，給我被上外套的似是川島傳吉（D. Kawashima）君罷了。到石河內時，已經九時半，便住武者先生家中，借了衣服，換去濕衣，在樓上聚談。這屋本是武者先生夫婦和養女喜久子（Kikuko），松本君和春子（Haruko）夫人，杉本千枝子（Sugimoto Chieko）君五人同住。當時從「村」裏來會的，還有萩原中（W. Hagiwara）君，野征矢太（S. Kinno）君，松本和



郎 (K. Matsumoto) 諸君大家喝茶閒話，吃小饅頭和我從北京帶去的葡萄乾，轉瞬已是十二時，纔各散去。這一日身體很疲勞，精神卻極舒服，所以睡得非常安穩，一覺醒來，間壁田家的婦女，已都戴上圓笠，將要出坂工作去了。

八日上午，只在樓上借 Van Gogh 和 Cézanne 的畫集看；午飯後，同武者先生往『村』裏去，出門向左走去，又右折，循著田塍一直到河邊，這河名叫小丸川

(Komarugawa) 曲曲折折的流著，水勢頗急，有幾處水石相搏，變成很險的灘。新村所在，本是舊城的遺址，所以本地人就稱作城 (Jo)；彷彿一個半島，川水如蹄鐵形，三面圍住，只有中間一帶水流稍緩，可以過渡。河面不過四五丈寬，然而很深，水色青黑，用竹篙點去，不能到底。過河循山腳上去，便是中城村的住屋就在此，右手是馬廐豬圈，左手下面遠有一所住屋，尙未竣工。我們先在屋裏暫坐，遇見的人，除前日見過的以外，又有佐後屋 (Sagoya) 土肥 (Doh) 辻 (Tsuji) 河田 (Kawada)

宮下町子 (Miyashiat Machiko) 今西京子 (Imanishi Keiko) 諸君。這屋本是近

村田家的舊草舍，買來改造的，總共十張席大的三間，作爲公共住室，別有廚房與圖書館兩間；女人因新築未成，都暫住在馬廄的樓上。這屋的前面，有一條新造大路，直到水邊，以便洗濯淘汲。再向右走，是一片沙灘，有名的 Podin 岩便在這里，水淺時徒涉可到，現在却浸在水中，宛然一隻蝦蟆，真可稱天然的雕刻。從屋後拾級而上，到了上城，都是旱田，種些豆麥玉蜀黍茄子甘薯之類；右手有一座舊茅蓬，是齋藤君住宿兼用功的所在。看過一遍，復回石河內翻閱 Goya 的畫，有關於那頗侖時法西戰爭和鬪牛的兩卷，很是驚心動魄，對於人的運命，不禁引起種種感想，失了心的平和。晚間川島荻原諸君又從村裏來，在樓上閒談，至十二時散去。

新村的土地，總共約八千五百坪，（中國四十五畝地餘）住在村裏的人，這時共十九人，別有幾人，因爲省親或養病，暫時出去了。畜牧一面，有母馬一匹，山羊三頭，豬兩隻，狗兩隻，一叫 Michi，一叫 Bebi (Babyz) 是一種牛犬；此外還有家鷄數種，那狗都很可愛，第二次見我，已經熟識，一齊撲來，將我的浴衣弄得都是泥汙了。就

是那兩隻豬，也很知人意，見人近前，即從柵間拱出嘴來討食吃，我們雖然還未能斷絕肉食，但看了他，也就不忍殺他吃他的肉了。現在村中的出產，只有鷄卵，却仍然不夠供給，須向石河內田家添買；當初每個一錢五釐，後來逐漸漲價，已到四錢，這一半固然是物價增加的影響，但大半也因為本地人的誤解，以為他們是有錢人，聊以種田當作娛樂，不妨多賺幾文的。此地風俗本好，不必說新村便是石河內村，已經『夜不閉戶』，甚可稱歎；只有因襲的偏見，却終不能免，更無怪那些官吏和批評家了。石河的區長也有幾分田地，在下城新村，想要收買，區長說非照時價加倍不可，其實他錢也夠多了，何必更斤斤較量，無非借此刁難罷了。耶穌說富人要進天國，比駱駝鑽過針孔還難，這話確有道理，可惜他們依然沒有悟。

新村的農作物，雖然略有出產，還不夠自用，只能作副食物的補助。預計再過三五年，土地更加擴充，農事也更有經驗，可以希望自活，成為獨立的生活；這幾年中，却須仗外邊的寄贈，纔能支持。每人每月米麥費六圓，（約中國銀三元半）副食

物一圓，零用一圓，加上一切別的雜費，全部預算每月金二百五十圓。這項經常費，有各地新村支部的寄贈金，大略出入可以相抵；至於土地建築農具等臨時費，便須待特捐及武者先生著作的收入等款項了。我在村時，聽說武者先生的我孫子（Abiko）新築住屋，將要賣去，雖然也覺可惜，但這款項能有更好的用途，也沒有什麼遺憾。新村本部更在日向（詳細地名是日向國兒湯郡木城局區內），其餘東京大陂京都以至福岡北海道各地，都有支部，協力爲新村謀發達。會員分兩種，凡願入村協力工作，依本會精神而生活者，爲第一種會員；真心贊成本會精神，而因事情未能實行此種生活者，爲第二種會員。第一種會員的義務權利，一律平等，共同勞動；平時衣食住及病時醫藥等費，均由公共負擔。第二種會員除爲會務盡力之外，應每月捐金五十錢以上，「以懺除自己的生活不正當的惡」。這是現行會則的大要。照目下情形看來，這第一新村經濟上勉強可以支持，世間的同情也頗不少；只是千百年來的舊制度舊思想，深入人心，一時改不過來，所以一般的冷

淡與誤解，也未能免。但我深信這新村的精神決無錯誤，即使萬一失敗，其過並不在這理想的不充實，卻在人間理性的不成熟。『要求的事，總是要來，』不過豫備不同，結果也就大異。新村的人，要將從來非用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平和方法得來，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未免太如意了，可是他們的苦心也正在此；中國人生活的不正當，或者也只是同別國彷彿；未必更甚；但看社會情形與歷史事跡，危險極大；暴力絕對不可利用，所以我對於新村運動，為中國的一部分人類計，更是全心贊成。

九日上午，橫井君來訪，並將自作的詩自然及小兒二章見贈。他的話多很對，但以中國為最自然最自在的國，却未免過譽。午前同武者先生、松本君等渡河至中城，剛有熊本（Kumamoto）的第五高等學校學生五人來訪新村，便同吃了飯。飯是純麥，初喫倒也甘美；副食物是味噌（Miso 一種豆製的醬）煮昆布一碗，煮豆一碟。食畢，大家都去做事，各隨自己的力量，並無一定限制，但沒有人肯偷懶不

做的。新村的生活，一面是極自由，一面却又極嚴格。村人的言動作息，都自負責任，並無規程條律，只要與別人無礙，便可一切自由；但良心自發的制裁，要比法律嚴重百倍，所以人人獨立，却又在同一軌道上走，造成協同的生活。日常勞動，既不是爲個人的利益，也不是將勞力賣錢，替別人做事，只是當作對於自己和人類的一種義務去做。所以作工時候，並無私利的計畫與豫期，也沒有厭倦。他的單純的目的，只在作工，便在這作工上，得到一種滿足與愉樂。我想工廠的工人，勞作十幾小時之後，出門回家，想必也有一種愉快，但這種心情，無異監禁期滿的囚人得出獄門光景，萬分可憐。義務勞動，乃是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這勞動遂行的愉快，可以比生理需要的滿足，但這要求又以愛與理性爲本，超越本能以上——也不與人性衝突——所以身體雖然勞苦，却能得良心的慰安。這精神上的愉快，實非經驗者不能知道的。新村的人，真多幸福！我願世人也能夠分享這幸福！

當日他們多赴上城工作，我也隨同前往。種過小麥的地，已經種下許多甘薯；未

種的還有三分之二，各人脫去外衣，單留襯衫及短褲布襪，各自開掘。我和第五高等的學生，也學掘地，但覺得鋤頭很重，盡力掘去，吃土仍然不深，不到半時間，腰已痛了，右掌上又起了兩個水泡，只得放下，到豆田拔草。恰好松本君拏了一藍甘薯苗走來，叫我幫著種植。先將薯苗切成六七寸長，橫放地上，用手掘土埋好，只留萌芽二寸餘露出地面。這事很容易，十餘人從三時到六時，或掘或種，將所賸空地全已種滿，都到下城 Rodina 岩邊，洗了手臉，坐在石上，看 Bea 鑽下水去，揀起石子來。我也在水濱拾了兩顆石子，一個綠色，一個灰色，中間夾着一條白線；後來到高城時，又在山中拾得一顆層疊花紋的，現在都藏在我的提包裏，記念我這次日向的快游。回到中城在草地上同吃了麥飯，回到寓所，雖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極愉快，覺得三十餘年來未曾經過充實的生活，只有半日纔算能超越世間善惡，略識「人的生活」的幸福，真是一件極大的喜悅。還有一種理想，平時多被人笑爲夢想，不能實現，就經驗上說，却並非「不可能」，這就是人類同胞的思想。我們平常專講

自利，又抱着謬見，以為非損人不能利己，遇見別人——別姓別縣別省的人，都是如此，別國的人更無論了，——若不是心中圖謀如何損害他，便猜忌怨恨，防自己被損，所以彼此都「劍拔弩張」，互相疾視。倘能明白人類共同存在的道理，獨樂與孤立是人間最大的不幸，以同類的互助，與異類爭存，我常想如能聯合人類知力抵抗徽菌的侵略實在

比什麼幾國聯盟幾國協約尤為合理尤為重要

纔是正當的辦法，並耕合作，苦樂相共，無論那一處的人，

即此便是鄰人，便是兄弟。武者先生曾說：「無論何處，國家與國家，縱使交情不好，人與人的交情，仍然可以好的，我們當為『人』的緣故，互相扶助而作事。」新村第二

年七月號 這話甚為有理，並非不可能的空想。我在村中，雖然已沒有「敵國貴邦」的應酬，但終被當作客人，加以優待，這也就是歧視；若到田間工作，便覺如在故鄉園中掘地種花，他們也認我為村中一個工人，更無區別。這種渾融的感情，要非實驗不能知道；雖然還沒有達到「汝即我」的境地，但因這經驗，略得證明這理想的可能與實現的幸福，那又是我的極大喜悅與光榮了。



我當初的計畫，本擬十日出村，因為脚力未復，只得展緩一日，而且入村以來，精神很覺愉快，頗想多留幾日，倘沒有非早到東京不可的事，大約連十一日也未必出村了。武者先生本要我在村中種樹一株，當作紀念，約定明日去種；到了晚間，忽然大風大雨，次日也沒有住，終於不能實行。武者先生便拏一捲白布，教我寫幾個字，以代種樹；我的法書的位置，在學校時是倒數第二，後來也沒有臨帖，決不配寫橫幅單條的，但現在當作紀念，也就可以不論了。村裏的一張是『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武者先生的一張是『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這兩節的文句，都是武者先生選定的；他本教我寫愛讀的詩，我雖然偶看陶詩，却記不起稍成片段的了，武者先生現在正研究耶穌和孔子，有論語在手頭，便選了這兩節。房子夫人的一塊綾上，寫了新青年三六卷中所載的北風一首，又將這詩的和譯爲松本君寫了一張。村裏的川島荻原諸君冒雨走來，在樓上閒話；到下午雨更大了，小九川的水勢增漲，過渡很難，他們便趕緊回村去了。晚間同松本君商定路程，他

本要回家一走，因我適值也往東京，便約定同行，由他介紹，順路訪問各地的新村支部，預定大阪（Osaka）京都（Kioto）濱松（Hamamatus）東京（Tokio）四處；照路線所經，還有福岡（Fukuoka）神戶（Kobe）橫濱（Yokohama）三處，因為時間不足，只好作罷了。

十一日仍舊下雨，上午八時，同松本君出發，各着單衣布襪，背了提包；我的洋服和皮鞋，別裝一包，武者先生替我背了。房子夫人春子夫人喜久子千枝子二君也同行，送至高城村裏的諸君，因為川水暴漲，過來不得；我們走上山坡，望見那蝦蟆形的 *Podin* 岩已經全沒水中，只露出一點嘴尖了。山上的人與村中的人，彼此呼應，一如日前到村時情景，但時間既然局促，山路又遠，我們不得不離遠了揮手送別的村人，趕快走路，竭力攀上山嶺，路稍平易，但雨後積水很多，幾處竟深到一尺，泥濘的地方，更不必說了。十一時到高城，在深水旅館暫息，却見昨日動身的佐後屋君也還未走，聽說高城高鍋間與高鍋福島町間的木橋都被山水沖失了橋。

柱，交通隔絕了，所以我們沒法，也只得在高城暫住，從樓上望去，高城的橋便在右手，缺了一堵柱腳，橋從中間折斷，幸而中途抵住，所以行人還能往來，只是要乘車馬，必須過橋。十二日早晨松本君往問車馬行的人，纔知道高鍋福島間的橋並未沖壞，於是決計出發。我同松本佐俊屋二君，僱了一臺馬車，武者先生千枝子君也同乘了，到了高鍋，纔是十時半。在店裏吃過加非果物，到街上閒走，心想買幾本書籍，當作火車中的消遣，但村中書店只有一家，也揀不出什麼好書，縮印本夏日漱石 (K. Natsume) 的哥兒 (Botchan) 之類，要算最上品了。七月號的我等 (Warera) 却已寄到，其中有武者先生的劇本新浦島的夢 (Shin Urashima no Yume) 一篇，便買取一册，在宮崎線車中看完，是說明新村的理想，與改造 (Kaizé) 中的一篇異樣的草稿 (Henna Genkō) 反對戰爭的小說，都是很有價值的『人的文學』。十二時別了武者先生諸人，換坐馬車，下午二時到福島町驛。四時火車出發，九時至吉松換車，夜三時到大牟田 (Omuda)，佐後屋君別去。

十二日晨到門司過渡至下關(Shimonoseki)乘急行車，晚十一時到大阪，茶谷半次郎(H. Chatani)君到車站來迎，便在其家寄宿。十四日上午開發(Kaihatsu)福島(Fukushima)奧村(Okumura)諸君來訪，下午往京都，茶谷君同行，至內藤(Naito)君家，見村田(Murata)喜多川(Kitakawa)小島(Kojima)諸君，晚飯後同游丸山(Maruyama)公園，京都地方雖然也很繁盛，但別有一種閒靜之趣，與東京不同，覺得甚可人意，東京的日比谷(Hibiya)固然像暴發戶花園，上野雖稍好，但比丸山便不如了。回寓之後，東京的永見(Nagami)君也來了，十二時半離京都，茶谷君也回大阪，將富田(Tomida)氏譯的 Whitman 詩集草之葉(Leaves of Grass)第一卷見贈。十五日上午七時到濱松，住竹村啓介(K. Takemura)君外家見河采(Kawakatsu)君，晚十時出發，十六日晨六時半抵東京驛，長島豐太郎(T. Nagajima)佐佐木秀光(H. Sasaki)今田謹吾(K. Imada)諸君來迎，在休憩室稍坐，約定下午六時在支部相聚，我先到巢鴨(Sugamo)寓居，傍晚乘電車

至神田太和町 (Kanda Yamatocho) 訪新村的東京支部，到者除上列諸人以外，有木村 (Kimura) 西島 (Nishijima) 宮阪 (Miyazaka) 平田 (Hirata) 新良 (Nêra) 諸君共十二人，九時散歸。統計十日間，將新村本部與幾處支部歷訪一遍，雖然很草草，或者也可以略得大概。Bahallah 說：「一切和合的根本，在於相知，」這話真實不虛。新村的理想，本極充滿優美，令人自然嚮往，但如更到這地方，見這住民，即不十分考察，也能自覺的互相了解，這不但本懷好意的人羣如此，即使在種種意義的敵對間，倘能互相知識，知道同是住在各地的人類的一部分，各有人間的好處與短處，也未嘗不可諒解，省去許多無謂的罪惡與災禍。我此次旅行，雖不能說有什麼所得，但思想上因此稍稍掃除了陰暗的影，對於自己的理想，增加若干勇氣，都是所受的利益，應該感謝的。所以在個人方面，已很滿足，寫這一篇，以爲紀念。但自愧表現力不充足，或不能將我的印象完全傳達，這都是我的責任，不可因此誤解了新村的眞想。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日，在東京巢鴨村記。

##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胡適

本篇有兩層意思。一是表示我不贊成現在一般有志青年所提倡，我所認為「個人主義的新生活」。一是提出我所主張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就是「社會的」新生活。

先說什麼叫做「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一月二夜，杜威博士在天津青年會演講『真的與假的個人主義』他說個人主義有兩種：

(一)假的個人主義，——就是爲我主義。(Egoism)他的特質是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的利益，不管羣衆的利益。

(二)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

杜威先生極力反對前一種假的個人主義，主張後一種真的個人主義。這是我們都贊成的。但是他反對的那種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的害處，是大家都明白的。因爲人多明白這種主義的害處，故他的危險究竟不很大。例如東方在現實行這種極端爲我主義的「財主督軍」，無論他們眼前怎樣橫行，究竟逃不了公論的怨恨，究竟不會受多數有志青年的崇拜。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種主義的危險，是有限的，但是我覺得「個人主義」還有第三派，是很受平常人的崇敬的，是格外危險的。這一派是：

(二) 獨善的個人主義。——他的共同性質：是不滿意於現社會，却又無可如何，只想跳出這個社會，去尋一種超出現社會的理想生活。

這個定義含有兩部分：(一) 承認這個現社會是沒有法子挽救的了；(二) 要想在現社會之外，另尋一種獨善的理想生活。自有人類以來，這種個人主義的表現，也不知有多少次了。簡括說來，共有四種：

(一) 宗教家的極樂園。如佛家的淨土，猶太人的伊丁園，別種宗教的天堂，天國，都屬於這一派。這種理想的原起，都由於對現社會不滿意。因為厭惡現社會，故懸想那些無量壽無量光的淨土；不識不知完全天趣的伊丁園；只有快樂毫無痛苦的天國。這種極樂園裏所沒有的，都是他們所厭恨的；所有的，都是他們所夢想而不能得到的。

(二) 神仙生活。神仙的生活，也是一種懸想的超出現社會的生活。人世有疾病痛苦，神仙無病長生；人世愚昧無知，神仙能知過去未來；人生不自由，神仙乘雲遨遊，來去自由。

(三) 山林隱逸的生活。前兩種是完全出世的；他們的理想生活是懸想的渺茫的出世生活。山林隱逸的生活，雖然不是完全出世的，也是不滿意於現社會的表示。他們不滿意於當時的社會政治，却又無能為力，只得隱姓埋名，逃出這個惡濁社會，去做他們自己理想中的生活。他們不能『得君行道』，故



對於功名利祿，表示藐視的態度；他們痛恨富貴的人驕奢淫逸，故說富貴如同天上的浮雲，如同腳下的破草鞋；他們痛恨社會上有許多不耕而食，不勞而得的『吃白階級』，故自己耕田鋤地，自食其力；他們厭惡這汙濁的社會，故實行他們理想中梅妻鶴子，漁簑釣艇的潔淨生活。

(四) 近代的新村生活。近代的新村運動，如十九世紀法國美國的理想農村，如現在日本日向的新村，照我的見解看起來，實在同山林隱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那不同的地方，自然也有山林隱逸是沒有組織的，新村是有組織的；這是一種不同，隱逸的生活是同世事完全隔絕的，故『有不知有漢，遑論魏晉』的理想；現在的新村的人能有賞玩，Rodin 同 Cezanne 的幸福，還能在村外著書出報；這又是一種不同，但是這兩種不同，都是時代造成的，是偶然的，不是根本的區別。從根本上看來，新村的運動，都是對於現社會不滿意的表示。即如日向的新村，他們對於現在「少數人在多數人的不幸上

築起自己的幸福』的社會制度，表示不滿意，自然是公認的事實。周作人先生說日向新村裏有人把中國看作『最自然最自在的國』這是他們對於日本政制極不滿意的一種牢騷話，很可玩味的。武者小路實篤先生一般人雖然極不滿意於現社會，却又不贊成用『暴力』的改革。他們都是『真心仰慕着平和』的人。他們於無可如何之中，想出這個新村的計畫來。周作人先生說『新村的理想，要將歷來非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和平方法得來』。這個和平方法，就是離開現社會，去做一種模範的生活。『只要萬人都希望這種的世界，這世界便能實現』。這句話不但是獨善主義的精義，簡直全是淨土宗的口氣了！所以我把新村來比山林隱逸，不算冤枉他；就是把他來比求淨土天國的宗教運動，也不算玷辱他。不過他們的『淨土』是在日向，不在西天罷了。

我這篇文章要批評的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就是指這一種跳出現社會的新村

生活。這種生活，我認爲『獨善的個人主義』的一種。『獨善』兩個字是從『孟軻』『窮則獨善其身』一句話上來的。有人說：新村的根本主張，是要人人『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却又完全發展自己個性』。如此看來，他們既承認『對於人類的義務』，如何還是獨善的個人主義呢？我說：這正是個人主義的證據。試看古今來主張個人主義的思想家，從希臘的『狗派』Cynic 以至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那一個不是一方面崇拜個人，一方面崇拜那廣漠的『人類』的主張個人主義的人，只是否認那些切近的倫誼，或是家族，或是『社會』，或是國家，——但是因爲要推翻這些比較狹小逼人的倫誼，不得不捧出那廣漠不逼人的『人類』。所以凡是個人主義的思想家，沒有一個不承認這個雙重的關係的。

新村的人主張『完全發展自己個性』，故是一種個人主義。他們要想跳出現社會去發展自己個性，故是一種獨善的個人主義。

這種新村的運動，因爲恰合現在青年不滿意於現社會的心理，故近來中國也

有許多人歡迎，讚歎，崇拜。我也是敬仰武者先生一班人的，故也曾仔細考究這個問題。我考究的結果，是不贊成這種運動。我以為中國的有志青年，不應該仿行這種個人主義的新村生活。

這種新村的運動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地方呢？

第一，因為這種生活是避世的，是避開現社會的。這就是讓步。這便不是奮鬥。我們自然不應該提倡『暴力』，但是非暴力的奮鬥是不可少的。我並不是說武者先生一班人沒有奮鬥的精神。他們在日本能提倡反對暴力的論調，如一個青年的夢——自然是有奮鬥精神的。但是他們的新村計畫，想避開現社會裏『奮鬥的生活』，去尋那現社會外『生活的奮鬥』，這便是一大讓步。武者先生的一個青年的夢裏的主人翁最後有幾句話，很可玩味。他說：

『……………請寬恕我的無力——寬恕我的話的無力。但我心裏所有的對於美麗的國的仰慕，却要請諸君體察的……………』  
新青年七，二，一〇二

我們對於日向的新村應該作如此觀察。

第二。在古代這種獨善主義還有存在的理由；在現代，我們就不該崇拜他了。古代的人不知道個人有多大的勢力，故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人總想改良社會是『達』了以後的事業，——是得君行道以後的事業；——故承認個人——窮的個人——只能做獨善的事業，不配做兼善的事業。古人錯了。現在我們承認個人有許多事業可做，人人都是一個無冠的帝王，人人都可以做一些改良社會的事。去年的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何嘗是『得君行道』的人做出來的？知道個人可以做事，知道有組織的個人更可以作事，便可以知道這種個人主義的獨善生活，是不值得摹仿的了。

第三。他們所信仰的『汎勞動主義』是很不經濟的。他們主張：『一個人生存上必要的衣食住，論理應該用自己的力去得來，不該要別人代負這責任。』這話從消極一方面看，——從反對那『游民貴族』的方面看，——自然是合理的。但是從他們

的積極實行方面看，他們要『人人盡勞動的義務，製造這生活的資料』——就是衣食住的資料，——這便是矯枉過直了。人人要盡製造衣食住的資料的義務，就是人人要加入這生活的奮鬥。（周作人先生再三說新村裏平和幸福的空氣，也許不承認『生活的奮鬥』的話；但是我說的，並不是人同人爭麵包米飯的奮鬥，乃是人在自然界謀生存的奮鬥；周先生說：『新村的農作物至今還不夠自用，』便是一證。現在文化進步的趨勢，是要使人類漸漸減輕生活的奮鬥至最低度，使人類能多分一些精力出來，做增加生活意味的事業。新村的生活，使人人都要盡『製造衣食住的資料』的義務，根本上否認分功進化的道理，增加生活的奮鬥，是很不經濟的。

第四。這種獨善的個人主義的根本觀念，就是周先生說的『改造社會，還要從改造個人做起。』我對於這個觀念，根本上不能承認。這個觀念的根本錯誤，在於把『改造個人』與『改造社會』分作兩截；在於把個人看作一個可以提到社會外

去改造的東西。要知道個人是社會上種種勢力的結果。我們吃的飯，穿的衣服，說的話，呼吸的空氣，寫的字，有的思想……沒有一件不是社會的。我曾有幾句詩，說：「……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當時我以為把一半的我歸功社會，總算很慷慨了。後來我才知道這點算學做錯了——父母給我的真是極少的一部分。其餘各種極重要的部分，如思想，信仰，知識，技術，習慣……等等，大都是社會給我的。我穿線襪的法子是一個徽州同鄉教我的；我穿皮鞋打的結能不散開，是一個美國女朋友教我的。這兩件極細碎的例，很可以說明這個「我」是社會上無數勢力所造成的。社會上的「良好分子」並不是生成的，也不是個人修鍊成的，——都是因為造成他們的種種勢力裏面，良好的勢力比不良的勢力多些。反過來，不良的勢力比良好的勢利多，結果便是「惡劣分子」了。古代的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只為要妄想憑空改造個人，故主張正心，誠意，獨善其身的辦法。這種辦法，其實是沒有辦法，因為沒有下手的地方。近代的人生哲學漸漸變了，漸漸打破了這種

迷夢，漸漸覺悟；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於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制度，習慣，思想，教育等等。那些勢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所以我覺得『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還是脫不了舊思想的影響。我們的根本觀念是：

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

改造社會，須從改造這些造成社會造成個人的種種勢力做起。

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

新村的運動，如果真是建築在『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一個觀念上，我覺得那是根本錯誤了。改造個人，也是要一點一滴的改造那些造成個人的種種社會勢力。不站在這個社會裏來做這種一點一滴的社會改造，却跳出這個社會去『完全發展自己個性』這便是放棄現社會，認為不能改造。這便是獨善的個人主義。

以上說的是本篇的第一層意思。現在我且簡單說明我所主張的『非個人主



義的』新生活是什麼？這種生活，是一種『社會的新生活』，是站在這個現社會裏奮鬥的生活；是霸佔住這個社會來改造這個社會的新生活。他的根本觀念有三條：

(一) 社會是種種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須要改造社會的種種勢力。這種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點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無論你的志願如何宏大，理想如何澈底，計畫如何偉大，你總不能籠統的改造，你總不能不做這種『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的工夫。所以我說：社會的改造，是這種制度那種制度的改造，是這種思想那種思想的改造，是這個家庭那個家庭的改造，是這個學堂那個學堂的改造。

(附註) 有人說：『社會的種種勢力，是互相牽掣的，互相影響的。這種零碎的改造，是不中用的。因為你纔動手改這一種制度，其餘的種種勢力便圍攏來牽掣你了。如此看來，改造還是該做籠統的改造。』我說不然。正因為社會的勢力，是

互相影響牽的，故一部分的改造，自然會影響到別種勢力上去。這種影響，是最切實的，最有力的。近年來的文字改革，自然是局部的改革，但是他所影響的別種勢力，竟有意想不到的多。這不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嗎？

(二) 因為要做一點一滴的改造，故有志做改造事業的人，必須要時時刻刻存研究的態度，做切實的調查，下精細的考慮，提出大胆的假設，尋出實驗的證明。這種新生活是研究的生活，是隨時隨地解決具體問題的生活。具體的問題多解決了一個，便是社會的改造進了那麼多一步。做這種生活的人要睜開眼睛，公開心胸；要手足靈敏，耳目聰明，心思活潑；要歡迎事實，要不怕事實；要愛問題，要不怕問題的逼人！

(三) 這種生活是要奮鬥的。那避世的獨善主義，是與人無忤與世無爭的，故不必奮鬥。這種淑世的新生活，到處翻出不中聽的事實，到處提出不中聽的問題，自然是很討人厭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對的。反對就是興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

我們對於反對的舊勢力，應該作正當的奮鬥，不可退縮。我們的方針是……奮鬥的結果，要使社會的舊勢力不能不讓我們；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現社會去，把這個社會雙手讓給舊勢力，換句話說，應該使舊社會變成新社會，使舊村變為新村，使舊生活變為新生活。

我且舉一個實際的例。英美近二三十年來有，一種運動叫做『貧民區域居留地』的運動 (Social Settlements)。這種運動的大意是：一班青年的男女，——大都是大學的畢業生，——在本城揀定一塊極齷齪，極不堪的貧民區域，買一塊地，造一所房屋。這一班人便終日在這裏面做事。這屋裏，凡是物質文明所賜的生活需要品，——電燈，電話，熱氣，浴室，游泳池，鋼琴，話匣等等，——無一不有。他們把附近的孩子，——一垢面的孩子，頑皮的孩子，——都招攏來，教他們游水，教他們讀書，教他們打球，教他們演說辯論，組成音樂隊，組成演劇團，教他們演戲奏藝。還有女醫生和看護婦，天天出去訪問貧家，靠他們醫病，幫他們接生和看護產婦。病重的，由『居留地』

的人送入公家醫院。因爲天下貧民都是最安本分的，他們眼見那高樓大屋的大醫院，心裏以爲這定是爲有錢人家造的，決不是替貧民診病的；所以必須有人打破他們這種見解，教他們知道醫院不是專爲富貴人家的。還有許多貧家的婦女，每日早晨出門做工，家裏小孩子無人看管，所以『居留地』的人，教他們把小孩子每天寄在『居留地』裏，有人替他們洗浴換洗衣服，喂他們飲食，領他們遊戲。到了晚上，他們的母親回來了，各人把小孩領回去；這種小孩子從小就在潔淨慈愛的環境裏長大，漸漸養成了良好習慣，回到家中，自然會把從前的種種污穢的環境改了。家中的大人也因時時同這種新生活接觸，漸漸的改良了。我在紐約時，曾常常去看亨利街上的一所居留地，是華德女士 (Tillian Wald) 辦的。有一晚我去看那條街上的貧家子弟演戲，演的是貝里 (Barry) 的名劇。我至今回想起來，他們演戲的程度，比我們大學的新戲高得多咧！

這種生活是我說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是我所說的『變社會爲新社會，

變舊村爲新村』的生活，這也不是用『暴力』去得來的！我希望中國的青年要做這一類的新生活，不要去模倣那跳出現社會的獨善生活。我們的新村就在我們自己的舊村裏！我們所要的新村是要我自己的舊村變成的新村！

可愛的男女少年！我們的舊村裏我們可做的事業多得很咧！村上的鴉片煙燈，還有多少？村上的嗎啡針，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纏腳的女子，還有多少？村上的學堂，成個什麼樣子？村上的紳士，今年賣選票得了多少錢？村上的神廟，香火還是怎樣興旺？村上的醫生，斷送了幾百條人命？村上的煤礦工人，每日只拿到五個銅子，你知道嗎？村上多少女工，被貧窮逼去賣淫，你知道嗎？村上的工廠，沒有避火的鐵梯，昨天火起，燒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嗎？村上的童養媳婦，被婆婆打斷了一條腿；村上的紳士，逼他的女兒餓死做烈女，你知道嗎？

有志求新生活的男女少年！我們有什麼權利，丟開這許多的事業，去做那避世的新村生活！我們放着這個惡濁的舊村，有什麼面孔，有什麼良心，去尋那『和平

幸福』的新村生活。

## 團體生活

王光祈

這篇文章，是作者在北京少年學會的演說。

我今天所講演的題目，是『團體生活』。

我們中國人最缺乏的，便是團體生活。

若沒有團體生活的訓練，無論什麼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安那其主義，——都是不能應用。所以我極願與諸君討論這個『團體生活』的問題。因為我認為這個問題，係一切主義的先決問題。

什麼叫做『團體生活』？便是：

本互助的精神，為相當的組織，以適應環境。

團體生活，由歷史上的觀察，可以分作三個時代：

(一) 人類與禽獸奮鬪時代的團體生活。

(二) 人與人相爭時代的團體生活。

(三) 人類與自然界奮鬥時代的團體生活。

上古時候，我們人類與禽獸雜居。那時候人類繁殖不盛，器械也不精良，人的腕力又不如獸的腕力之大，所以在當時的地球上，完全是禽獸的勢力範圍，我們人類常常處於劣敗地位。史書上所說的『洪水猛獸』就是指那個時代。

當時人類既受禽獸壓迫，個人腕力既不足以自衛，乃用智力以應付當時的環境，本互助的精神，為相當的組織，便產生一種『部落』的團體。

部落是一種團體生活。不過是這種團體，是應付當時禽獸壓迫的環境所產生的，他的組織，非常簡單。到後來人類的智識，逐漸進步，器械逐漸精良，組織亦逐漸完密，那時候的禽獸，便被人征服逃於山澤。此時的地球完全在我們人類勢力範圍之下了。

人類的智識既增，欲望亦隨之而加，那種部落的簡單組織，不足以饜其欲望。而

且他們共同的敵人——禽獸——已經被他們降伏，把當初所以結合的目的，已經喪失，各部落間因自私的緣故，遂不免常相爭戰，成爲人與人相爭的狀態，逐漸發達形成一個國家的組織。

國家亦是一種團體生活，不過是與部落時代大大不同了。部落時代，是人類與禽獸奮鬥。國家時代，便是人與人相爭。拿進化的眼光來觀察，由部落進而爲國家，不必是進化。因爲國家時代的人類，已經沒有互助的精神了。

到了國家時代，在國際間便有國與國的戰爭，在國內便有階級的戰爭，有黨派的戰爭，總而言之，是人與人相爭。

這種人與人相爭的團體生活，——如國家的組織，各階級的組織，黨派的組織，——我們既認爲不是進步的現象，遂產出第三種團體生活，便是

人。類。與。自。然。界。奮。鬥。的。團。體。生。活。

這種團體生活的組織，完全是本互助的精神，謀人類的幸福，把從前人與人相



爭的戰鬪力，轉向自然界奮鬪。這種團體生活可以分作兩類：

(一) 科學的團體。

(二) 生產的團體。

科學的團體就是結合同志研究自然界現象。在積極方面，就是怎麼樣利用自然界的事物？增加我們人類的幸福？譬如電氣，我們怎麼樣利用他？與我們打電報走電車在消極方面，就是怎麼樣可以使自然界中一切危險現象減滅？謀人類的安寧？譬如水患疫疾，我們應該怎麼樣預防？總之，科學的團體，便是從科學上增進我們的幸福，減少我們的痛苦。現在國中有一個中國科學社，便是這種組織，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進化的團體生活。

生產的團體，就是結合同志從事勞動，使自然界中生產額增加，供人類的利用。譬如現在各報上所提倡的『新村』組織，便是一種共同生產的團體生活。現在中國人不習勞動，不知生產。社會上只有共同娛樂的團體，如什麼俱樂部之類，而沒

有共同勞動共同生產的團體。所以社會生計日益艱難。因為一個人所占的消費額太大了，便影響到他人正當的生活，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因為社會上生產額本來是有限的，你一個人太消費多了，當然別人是要受影響的。

照這樣看來，現在我們青年的正當團體生活，只有兩個：

(一) 組織科學團體，用我們腦力，謀科學上之發明。

(二) 組織生產團體，用我們腦力，謀生產額之增加。

這兩種團體，都是在自然界中討生活的，亦是我主張的我理想的第三個時代；  
人。類。與。自。然。界。奮。鬥。的。團。體。生。活。

以上不過是說明『什麼叫做團體生活？』如今再說明『團體生活與各種主義之關係，』及『團體生活與中學生之關係。』

國家是一種團體生活。國家主義，便是主張縮小個人自由，從事國家生活，造成一個最強固的團體。——國家——在歐美日本國家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人民往

往自願犧牲身命財產，謀國家的興盛，所謂『愛國運動』。這種愛國觀念，有無錯誤，是另自一個問題。我們若專就這一種犧牲個人自由，圖謀團體發達的心理而論，亦是一樁很好的事，非真知道團體生活之價值的人，必不出此。試問我們中國歷來的愛國運動，究竟有幾人真正犧牲？每到緊要關頭，便慮及個人利害問題，有幾人真正是澈底的愛國？不過是湊熱鬧罷了！

爲什麼中國人不愛國？我只有唯一的答案，便是中國人沒有經過團體生活之訓練，不知道團體之可貴。外國人自幼在學校內，學校外，便有種種的團體訓練，所以他們才知道團體是應該愛的。這種愛團體的心理發達，便成爲愛國運動。故我們若要提倡國家主義，還須先從團體訓練入手。

社會主義，亦是一種團體生活。社會主義的根本觀念，便是反對私有財產，要把個人的私有財產，都要收歸社會公有，共同勞動，共同消費。這種主義，第一要打破個人壟斷的觀念；第二要養成勞動互助的習慣。我請問這種觀念和習慣，是自私

自利的人所能辦到嗎？是不了解團體互助的人所能實行嗎？故我們若要社會主義實行，還須先從團體訓練做起。

安那其主義，亦是一種團體生活。安那其主義的根本觀念，便是反對強權的組織，而主張自由的組織。基於強權的組織，便含有壓制性質，基於自由的組織，便帶有互助精神——近來有許多人說安那其主義是一種主張無組織的學說，這是完全錯誤。安那其主義是主張有組織的，不過組織的方法與現在的組織不同罷了——假如我們沒有團體生活的訓練，只知自私自利，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便成爲『各取所需，不盡所能』。那還成一個世界嗎？所以要實行安那其主義，更非先有極純熟的團體訓練不可。

照此看來，無論什麼主義之下，若是沒有團體生活的訓練，都是不成功的。

現在的中學生與團體生活，尤關緊要。因爲中學生大概皆倚賴家庭生活，依賴父兄的幫助。我們既是一個人，爲什麼不能獨立生活？必得倚賴家庭作寄生蟲？從

前俄國青年以爲繼承父兄財產倚賴家庭生活，是一樁很可恥的事。所以他們都脫離家庭，到田野間與農夫工人爲伍，盡他們爲人的天職。

現在我們知道倚賴家庭是不對的了。但是我們脫離家庭首先感困難的，便是生活問題。

我們要解決生活問題，必先有團體的組織。這個團體，便是我們生活的保障。譬如我們脫離家庭以後，便邀約幾個同志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的團員，或從事手工工作，或從事販賣商品及書報，每日所得之工資，卽作爲生活費用。一面讀書，一面作工，獨立生活，不受一切束縛，這是何等快活！何等有趣！

若是沒有團體的組織，讓我們個人獨自生活，獨自奮鬥，是不容易支持的。所以現在中學生要養成獨立自由的人格，非先有團體的組織不可。

總結我今日所講演的團體生活是，

人。類。與。自。然。界。奮。鬥。團。體。生。活。——如科學團體，生產團體。——而且是一切。

主義的先決問題對於欲謀獨立生活的中學生尤有密切關係。

## 王陽明傳習錄

### 一 答周道通書

吳曾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爲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會，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册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憤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數語奉酬，草草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於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志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聚，精

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羣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閒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功夫，恐又墮於無也。須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

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天。理。只。是。一。個。更。有。何。可。  
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變。只。是。要。復。他。本。來。  
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  
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  
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  
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卻。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  
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尙。有。兩。事。也。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  
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  
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



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爲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尙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

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錄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尙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爲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一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一一 答聶文蔚書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

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驚覺而已。

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守著一個

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來，而乃專去添放柴火，不知畢竟煮出個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個勿忘，又懸空去做個勿助，奔奔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個沈空守寂，學成一個癡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功。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個忘助。

孟子專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

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

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卽是自己工夫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個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尙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尙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個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尙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尙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會就自己實

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

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

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卻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悌；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卽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卽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

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却本原，著在支節上來了。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個，雖則只是一個，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醒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個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

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日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

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功，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尙有纖翳潛伏；若除去纖翳，卽自無不洞然矣。

文蔚之學，旣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慙煩縷已甚，恃在信愛，當不爲罪。惟濬處及謙之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曾國藩家書

一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

四月十四日，接到己酉三月初九所發第四號來信。次日，又接到二月二十三所發第三號來信。其二月初四所發第二號信，則已於前次三月十八接到矣。惟正月十六日所發第一號信，則至今未接到。京寓今年寄回之家書，正月初十發第二號，二十六發第三號，三月初一發第四號，大約五月初可到省；十九發第五號，四月十四發第六號，大約五月底可到省。

祖父大人之病，日見日甚；如此，爲子孫者，遠隔數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溫弟去年若未歸，此時在京，亦刻不能安矣。諸弟仰觀父叔純孝之行，能人人竭力盡勞，服事堂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錦繡，竟不能效半點孫子之職。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親之勞，每一念及，不覺汗下。

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爲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爲仕宦之家。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爲科第仕宦起見。若不能看透此層道理，則巍科顯宦，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謂我是肖子賢孫，殊不知此非賢肖也。如以此爲賢肖，則李林甫盧懷慎輩，何嘗不位極人臣，烏奕一時，詎得謂之賢肖哉？予自問學淺識薄，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時雖在宦海之中，卻時時作上岸之計，要令罷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勞，可以對祖父兄弟，可以對宗族鄉黨，如是而已。諸弟見我之立心制行，與我所言有不符合處，望時時切實箴規。至要至要……

叔母之病，不知宜用何藥；若南中難得者，望書信來京購買。安良會極好，地方有

盜賊，我家出力除之。正是我家此時應行之事。細毛蟲之事，尚不遏分，然必須到這田地，方可動手；不然，則難免恃勢欺壓之名。既已驚動官長，故我特作書謝施梧桐，到家即封口送縣可也……書不能詳，餘俟續寄。

一 咸豐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國藩手草

字諭紀澤兒：

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縣之小池驛，慘聞吾母大故……無地自容。小池驛去大江之濱，尚有二百里，此兩日內，雇一小轎，仍走旱路；至湖北黃梅縣臨江之處，即行雇船。計由黃梅至武昌，不過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長沙，不過千里；大約八月中秋後，可望到家。一出家，輒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見，痛極痛極！茲念京寓眷口尚多，還家甚難，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開列於後：

(一) 我出京時，將一切家事，面託毛寄雲年伯，均蒙慨許。此時遭此大變，爾往叩求寄雲年伯，籌畫一切，必能俯允。現在京寓銀錢，分毫無出；家眷回南路費，人口太

多計須四五百金，求寄雲年伯張羅。此外同鄉，如黎樾喬黃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靜庵年伯，平日皆有肝膽，待我甚厚；或可求其湊辦旅費，受人恩情，當爲將來報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處，只可求其出力幫辦一切，不可令其張羅銀錢，渠甚苦也。

(一)京寓所欠之賬，惟西順興最多。此外如楊臨川，王靜庵，李玉泉，王吉雲，陳仲鸞諸兄，皆多年未償。可求寄雲年伯，及黎黃王袁諸君內，擇其尤相熟者，前往爲我展緩。我再有信致各處，外間若有奠金來者，我當概存寄雲午橋兩處。有一兩，卽以一兩還債，有一錢，卽以一錢還債。若並無分文，只得待我起復我再還。

(二)家眷出京，行路最不易。樊城旱路旣難，水路尤險，此外更無好路，不如仍走王家營爲妥。只有十八日旱路，到清江，卽王家營也；時有郭雨三親家在彼，到池州江邊，有陳岱雲親家，及樹堂在彼，到漢口時，吾當託人照料；江路雖險，沿途有人照顧，或略好些。聞揚州有紅船最穩，雖略貴，亦可雇。爾母最怕坐車，或雇一馱轎亦可。

然馱轎最不好坐，爾母可先試之；如不能坐，則仍坐三套大車爲妥。

於馱轎一大車之  
外另雇一空轎

車備用不  
可裝行李

(一)開弔散訃，不可太濫；除同年同鄉門生外，惟門簿上有來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單請龐省三先生定。此係無途費，不得已而爲之，不可濫也；卽不濫，我已愧恨極矣！

(二)外間親友，不能不訃告寄信，然尤不可濫，大約不過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時，當寄一單來，並寄信稿，此刻不可遽發信。

(一)鋪店賬目，宜一一清楚。今年端節已全楚矣；此外只有松竹齋新賬，可請省三先生往清，可少給他，不可全欠他。又有天元德皮貨店，請寄雲年伯往清；其新猗猗皮褂，卽退還他，若已做成，卽並緞面送贈寄雲可也。萬一無錢，皮店賬亦暫展限，但累寄雲年伯多矣。

(二)西順興賬，自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摺子；可將摺子找出，請一明

白人細算一遍。

如省三先生湘實先生及子彥皆可

究竟用他多少錢，專算本錢，不必兼算利錢；待本

錢還清，然後再還利錢。我到武昌時，當寫一信與蕭沛之三兄，待我信到後，然後請寄雲年伯去講明可也。總須將本錢利錢，劃爲兩段，乃不至纏纏不清。六月所借之捐貢銀一百二十餘金，須設法還他，乃足以服人。此事須與寄雲年伯熟計。

(一)高松年有銀百五十金，我經手借與曹西垣，每月利息，京錢十千。今我出京，高之利錢，已無著落，渠係苦人，我當寫信與西垣，囑其趕緊寄京。目前求黎樾喬老伯，代西垣清幾個月利錢，至懇至懇！並請高與黎見面一次。

(二)木器等類，我出京時，已面許全交與寄雲，茲卽一一交去，不可分散，概交寄雲年伯。蓋器本少，少若分，則更少矣；送渠一人，猶成人情耳；錫器、瓷器，亦交與他。

(三)書籍，我出京時，一點明，與爾舅父看過。其要緊者，皆可帶回。此外我所不帶之書，惟皇清經解六十函，算一大部；我出京時，已與爾舅說明，卽贈送於寄雲年伯；又會典五十函，算一大部，可借與寄雲用。此二部外，並無大部，亦無好板，可買打

磨廠油箱，一一請書店夥計裝好，釘上實鐵交寄雲轉寄存一廟內，每月出貨錢可也。  
邊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圖八幅，吳南屏借梅伯言詩冊，俱往取帶出回。

(二)大廳書架之後，有油木箱三個，內皆法帖之類；其已棧好者，可全帶回；其未棧者，帶回亦可送人家。信及外來信，粘在本子上者，皆宜帶回。地輿圖二付，皆宜帶回。又有十八省散圖，亦帶回。字畫對聯之類，擇好者帶回，上下木軸均撤去，以便捲成一捆。其不好者，太寬者，不必帶；做一寬箱，封鎖，與書箱同寄一廟內。凡收拾書籍字畫之類，均請省三先生及子彥幫辦，而牧雲一一過目。

(一)我本思在江西歸家，凡本家親友，皆以銀錢贈送；今既毫無可贈，爾母歸來，須略備接儀，但須輕巧不累贅者，如氈帽挽袖之類，亦不可多費錢，如撈沙膏眼藥之屬，亦宜帶些。高麗參帶半斤。

(二)送家眷出京，求牧雲總其事。如牧雲已中舉，亦求於覆試後，九月二十外起行，由王家營水路至漢口，或不還家，仍由漢口至京會試可也。下人中，必須羅福盛

貴；若沈祥能來更好。否則李長子亦可。大約男僕須四人，女僕須三人。九月二十前後，必須起程，不可再遲，一定由王家營走，我當寫信託沿途親友照料。

### 三 咸豐二年八月初八日蘄水舟中書

字諭紀澤兒：

吾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太湖縣途次，痛聞吾母大故。是日仍僱小轎，行六十里。是夜未睡，寫京中家信，料理一切，命爾等眷口，於開弔後，趕緊出京。二十六夜發信，交湖北撫臺寄京；二十七發信，交江西撫臺寄京。兩信是一樣說話，而江西信更詳，恐到得遲，故由兩處發耳。惟倉卒哀痛之中，有未盡想到者，茲又想出數條，開示於後：

(一) 他人欠我賬目，算來亦將近千金，惟同年鄢勗齋當時聽其『膚受之愬』，而借與百金，其實此人並不足惜，今渠已參官，不復論已。此外凡有借我錢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時我雖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即送來，亦可退還。蓋我欠人之賬，既不能還清出京，人欠我之賬，而欲其還，是不恕也……



(一) 馱轎要雇，即須二乘；爾母帶紀鴻坐一乘，乳媽帶六小姐五小姐坐一乘。若止一乘，則道上與衆車不同隊，極孤冷也。此外雇空太平車一乘，備爾母道上換用；又雇空轎車一乘，備爾與諸妹弱小者坐。其餘用三套頭大車。我之主見，大略如此。若不妥當，仍請袁姻伯及毛黎各老伯斟酌，不必以我言爲定準。

(二) 李子彥無論中否，皆須出京；可請其與我家眷同行幾天。行至雄縣，渠分路至保定去，亦不甚繞也。到清江浦寫船，可請郭雨三姻伯雇，或雇潮廣划子二隻亦可；或至揚州換雇紅船，或雇湘鄉釣鈎子亦可。沿途須發家信：至清江浦，託郭姻伯寄信；至揚州，託劉星房老伯寄信；至池州，託陳姻伯；至九江，亦可求九江知府寄至湖北，託常太姻伯寄，以慰家中懸望。信面寫法，另附一條。

(一) 小兒女等，須多做幾件棉衣，道上十月固冷，船上尤寒也。

(二) 御書詩匾，及戴醅士劉菽雲所寫匾，俱可請裱匠啓下，卷起帶回。王孝鳳借去天圖，其底本係郭筠仙送我的，暫存孝鳳處，將來請交筠仙。

(一)我船一路阻風，行十一日，尙止走得三百餘里，極爲焦灼。幸馮樹堂由池州回家，來至船上與我作伴，可一同到省，堪慰孤寂，京中可以放心。

(二)我在九江時，知府陳景曾，知縣李福同甲午年皆待我極好。家眷過九江時，我已託他照應；但討快，不討關。

(一)船上最怕盜賊。我在九江時，德化縣派一差人護送，每夜安船後，差人喚塘兵打更，究竟好些。家眷過池州時，可求陳姻伯飭縣派一差人護送，沿途寫一溜信，一經護送到湖南，或略好些。若陳姻伯因係親戚避嫌不肯，則仍至九江，求德化縣派差護送，每過一縣換一差，不過賞大錢二百文。

#### 四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前接來稟，知爾鈔說文，閱通鑑，均尙有恆，能耐久坐，至以爲慰。去年在營，余教以看讀寫作四者，闕一不可。爾今通鑑算看字工夫，鈔說文算讀字工夫，尙能臨帖否？

或臨書譜，或用油紙摹歐柳楷書，以藥爾柔弱之體，此寫字工夫必不可少者也。爾去年曾將文選中零字碎錦分類纂鈔，以爲屬文之材料，今尙照常摘鈔否？已卒業否？或分類鈔文選之詞藻，或分類鈔說文之訓詁，爾生平作文太少，卽以此代作字工夫，亦不可少者也。爾十餘歲至二十歲，虛度光陰，及今將看讀寫作四字，逐日無間，尙可有成。

爾語言太快，舉止太輕，近能力行遲重二字以改救否？

此間軍事平安，援賊於十九二十一日，撲安慶後濠，均經擊退。二十二日自巳刻起至五更止，猛撲十一次，亦竭力擊退。從此當可化險爲夷，安慶可望克復矣。余癱疾未愈，每日夜手不停爬，幸無他病。皖南有左張，江西有鮑，均可放心；目下惟安慶較險，然過二十二之風波，當可無慮。

板橋家書

鄭燮

一 自敘

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敘。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譏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敘爲得也。

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敘爲？

乾隆己巳鄭燮自題

### 一 濰縣寄弟墨第四書

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

東坡居士刻刻以天地萬物爲心，以其餘閒作爲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詰趙子昂輩，不過唐宋間兩畫師耳；試看其平生詩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間痛癢，設以房杜姚宋在前，韓范富歐陽在後，而以二子廁乎其間，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門館才情，游客伎倆，只合剪樹枝，造亭榭，辨古玩，鬪茗茶，爲掃除小吏作頭目而已。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愚兄少而無業，長而無成，老而窮窘，不得已亦借此筆墨，爲餬口覓食之資；其實可羞可賤。願吾弟發憤自雄，勿蹈乃兄故轍也。古人云：「諸葛君真名士。」名士二字，是諸葛纔當受得起。近日寫字作畫，滿街都是名士，豈不令諸葛懷羞，高人齒冷過。

### 三 焦山讀書寄四弟墨書

僧人徧滿天下，不是西域送來的，卽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難返者也。削去頭髮，便是他；留起頭髮，還是我。怒眉瞋目，叱爲異端，而深惡痛絕之，亦覺太過。

佛自周昭王時下生，迄於滅度，足跡未嘗履中國土。後八百年而有漢明帝，說謊做夢，惹出這場事來，佛實不聞不曉。今不責明帝，而齊聲罵佛，佛何辜乎？况自昌黎關佛以來，孔道大明，佛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經四子之書，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時而猶言關佛，亦如同嚼蠟而已。

和尚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語云：「各人自掃階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老弟以爲然否？偶有所觸，書以寄汝。

#### 四 范縣署中寄弟墨第二書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田瞻遠，不樂居耳。

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傍，見一片荒城，半隄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

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董茶具。其中爲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屋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尙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

煙。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爲。恆。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拏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當留心此地爲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 中國哲學史大綱序

蔡元培

我們今日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真的同僞的，混在一處，就是真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若沒有做過清朝人，叫做『漢學』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形式問題：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記載。莊子的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略，均是平行的記述。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

現在治過『漢學』的雖還不少，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

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裏，就比較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纔滿一年。此一年的短時期中，成了這一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可算是心靈手敏了。我曾細細讀了一遍，看出其中幾處的特長：

第一是證明的方法。我們對於一個哲學家，若是不能考實他生存的時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來原；若不能辨別他遺著的真偽，便不能揭出他實在的主義；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辯證的方法，便不能發見他有無矛盾的議論。適之先生這大綱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書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苦心，並且爲後來的學者開無數法門。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遠在老子孔子之前，是無可疑的。但要從此等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記載中，抽出純粹的哲學思想，編成系統，不是窮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適之先生認定所講的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發達史，不是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發達史，所以截斷衆流，從老子孔子講起，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評判哲學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漢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諸子；近人替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這都是鬧意氣罷了！適之先生此編，對於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却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統的研究。古人記學術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說過了。適之先生此編，不但孔墨兩家有師承可考的，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迹。便從老子到韓非，古人畫分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經排比時代，比較論旨，都有遞次演進的脈絡，

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見不到的。

以上四種特長，是較大的；其他較小的長處，讀的人自能領會，我不必贅說了。我只盼望適之先生努力進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門徑，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

### 在中國科學社演說詞

任鴻雋

我們中國有一件最光榮的事，我們時常拿來誇口的，就是我們有四千年的歷史。但是這四千年的歷史中，沒有一段學社的歷史，却是我們應該抱愧的。諸位聽兄弟這話，或者有點不服，以為我們中國歷史上，設教講學的，何代無有。第一就是孔老夫子，設教杏壇，講學洙泗；當時受教者，賢人七十，弟子三千；此等學會的盛概，就是現今歐美的大學，也有些趕不上。其他同時還有老莊楊墨之流，也是廣集學衆，號召生徒，流風餘韻，歷久不衰。到了漢代，政府既設九經博士弟子，其私家講授，

如馬融鄭康成之徒，勢力反比學官爲大。宋時周濂溪二程朱晦庵張橫渠陸象山之倫，各立學派。風靡一世。明代的王陽明清初的顏習齋李二曲等大儒，莫不設教講學。四方聞風而往的，多則幾千，少亦數百，比較現在的學會，也就未遑多讓。諸君這話何常不是，但兄弟所講的學社，與我們歷史上的學會，性質有些不同，未便指鹿爲馬，借來充數。

兄弟請先講我們歷史上的學會，與現在我們所講的學社不同之點，在甚麼地方？第一，我們歷史上的學會，專講古書，經史，道德，倫理，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現在我們所講的學社，專講實驗科學及其應用。一個偏於德育，一個偏於智育，其不同之點一。第二，我們歷史上學會，是由一個大學者，大賢人，因其學問既大名望也高，大家蠶湧雲集的前去請教而成。現在我們所講的學社，是由多數學問智識相等的專門學者，意欲切磋砥礪，增進智識，推廣學術的範圍，互相結合而成。一個以人爲主，一個以學爲主，其不同之點二。

現在我們要問我們歷史上學會的方法，何以不適於現在學社的用處？其最大的原因，就是現在的科學與從前那種空虛的哲學不同。其理由大約言之：第一，科學的境界愈遠愈深，其科目也越分越細，一人的聰明材力，斷斷不能博通諸科；而且諸科又非孑然獨立，漠不相關的。有人設了一個譬喻，說世界上的智識，譬如一座屋宇；各種科學，譬如起屋築牆，四方八面，一尺一寸的，增高起來。但是若不合攏，終不成屋宇。一人的力量有限，只好造一方的牆壁，不能四方同時並進。今要牆壁成爲屋宇，除非大家合在一處，分途並進，共力合作，不可。此現今的科學社，必須合多數人組織而成的理由。一，其二，現在的實驗科學，不是空口白話可以學得來的，凡百研究，皆須實驗；實驗必須種種設備，此種器具藥品，購買製造，皆非巨款不辦。研究學問的人，大半都是窮酸寒酸，那裏有力量置辦得來；所以要學問進步，不爲物質所限制，非有一種公共團體，替研究學問的人供給物質上的設備，不可。此現今的科學社，不得不合羣力以組織的理由。二，第一個理由，是科學性質上，不得不

然；第二個理由，是科學情形上，不得不。然。西方學術的發達，其學社的功勞爲多。其學社之所以發達，則由彼國人士，看明上舉兩種理由，直捷做去，非但「西方人能羣，東方不能羣」兩句話，可以盡其底細。

照上所說，我們所講的學社，是我們歷史上所未有的了。但諸君不能因爲歷史上未有的，便爲失望，諸君須知歷史是人造的。歷史這物件，雖不比化學室中的藥品，物理室中的機械，是有意造成的；却也如地質上之石層，生物上之種別，爲自然進化的陳迹。西方科學的歷史，不過二三百年，其科學社的歷史，最古的也不過二三十年；我們急起直追，尙未爲晚呢。

## 象山語錄

### 一 傅子雲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尙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

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僞。恰似檐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又云：「學者不可用心太緊。」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夫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須自省察。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後世言學者須要立個門戶，此理安在？安有門戶可立？學者又要各護門戶，此尤

鄙陋。

先生嘗問一學者：「若事多放過，有寬大氣象；若動輒別白，似若褊隘，不知孰是？」學者云：「若不別白，則無長進處。」先生曰：「然。」

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己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

資稟之高者，義之所在，順而行之，初無留難。其次義利交戰，而利終不勝義，故自立。

## 一一 周清叟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學者不自著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皆要窮到窮處，頂頂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

自有觸長底道理。

### 三 包 揚

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史，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個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爲與不爲之間。

古之君子，知固貴於博，然知盡天下事，只是此理。所以博覽者，但是貴精熟。知與不知，元無加損於此理。若以不知爲慊，便是鄙陋；以不知爲歉，則以知爲泰。今日之



歉，乃他日之泰。

要當軒昂奮發，莫憑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世不辨個小大輕重，既是埋沒在小處，於大處如何理會得？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剿摸人言語的，與他一般是小。

三問題 俄國托爾斯泰原著

張三眼

一位國王，偶然想及，凡作事有個正當作的時候，怎麼能知道這個正當時候？相與的人，也有正當不正當的，怎麼能知道這個正當的人？世上的事也很多，什麼是最要的事應該去作的？倘若能知道這三件，無論幹什麼，都不會失敗。

他想了一番，就把這三件事通告全國，若有人能教導他這三件事的，他一定重的報酬這個人。那些有學識的人，得了這個通告，都來見國王；但是他們對於這三個問題，所答的都不相同。

對於第一個問題，有人說：要知道作事的正當時候，必須預先列一個時期表，將

年月日的限度，一一確定，依照這時期表嚴格作去，凡事都可不失時機。有人說：凡事都預先決定一個時期，是不可能的事。最要的是不可懶惰，忽略過日子，對於諸事的進行，都常注意，擇那最緊要的作去。又有人說：一個國王，對於諸事進行，縱能夠注意周到，但是要他一個決定諸事的正當時候，也是不可能的。最好是用一些有識見的人，組織一個會議，使他們幫助國王，來決定各事的正當時候。但是又有人說：有些事的當作不當作，須立刻決定，不能等到開會議的；並且來決定這個，尚須預先知道將來又遇着什麼事；除非是魔法師，沒有人能預料的；所以要知道作事的正當時候，必要問那些魔法師。

對於第二個問題，各人所答的也是不同。有人說：國王所最要的人，是他的顧問參議員；有人說是僧侶；有人說是醫生；又有人說，軍人武士是最要的。

對於第三個問題，有人說：世上最重要的事是科學；有人說是戰術；又有人說是宗教的信仰。

國王對於這許多不同的答案都沒有合意的，所以也沒給那一個一點報酬。但是他仍舊想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來。於是他決計去問一位狼著名狼有卓識的隱士。

這位隱士住在一個山林裏，從不出山的，除了普通平民之外，也不接待客人的。因此國王換上一身狼樸質的衣服，親自去求見他。還沒有到那山洞，他就跳下馬來，交給他的隨身衛兵，叫他停在那裏，他自己一人步行前去。

他去到那裏的時候，那隱士正在他的小茅屋的前面挖土。

他看見國王，向他點一點頭，仍舊挖他的土。隱士的樣子是狼孱弱狼疲倦的；他每一鋤落下去，不過番轉一撮土來；出氣是上氣不接下氣。

國王跑上前去說：「有卓識的老先生，我特來請教你答解三個問題——」  
如何才能夠知道作事正當時候？

什麼人是我所必須對於他應該特別看待的？

什麼事是最重要的事，必須我首先注意的？

隱士聽完了國王的話，沒有答他一個字，仍舊起手挖他的土。

國王說：「老先生，你疲倦了，讓我來替你挖一回。」

隱士說：「謝謝你。」他就把鋤遞給國王，自己坐在地上。

國王挖了幾鋤之後就停了，將那三個問題又說一遍，求隱士答解。隱士又沒有答他，自己立起來，伸手去要鋤頭，說：「你休息一回，讓我自己再挖罷。」

但是國王沒有將鋤頭遞給他，仍舊替他挖土。挖過一點鐘的工夫，又是一點鐘，那太陽漫漫的從樹梢後面落下去了。國王將鋤頭停下來說：「有卓識的老先生，我特來請教你，求你答復我那三個問題，你就不能答我，也要回我一句話，天晚了，我要回去了。」

隱士說：「看！看看有什麼人向此跑來了，他是誰？」國王回轉身來，看見一個滿腮生着短髭的人，從樹林中跑了來。這個人用手按着胸口下面，血如泉湧的從手下

面流出來，當他跑近國王的面前，就倒在地上叫苦。國王和隱士把他的衣服解開，看見他的胃部受了重傷。國王很細心的替他洗去血污，用自己的手巾替他敷住傷口。但是那血仍舊流出來；國王又替他把血污的手巾解開，替他洗淨，將傷口重行敷住，後來血止住了，這人漸覺得有活氣。說要呵一口水，國王又去拿水來給他呵。到了這時候，太陽已經不見了，天氣也就冷了，國王請那隱士幫助他，把這受傷的人，抬到隱士的茅屋裏去，安放在一個牀上，那受傷的人閉着眼，睡得狠安穩的。但是國王曾經走了幾步路，替隱士作了工；又爲這受傷的人忙了許久，也疲倦極了，就倒在門口，呼呼的睡去——他也睡得狠安穩的，一直睡到天亮。第二天早晨，他醒來彷彿彷彿，不知自己現在什麼地方，不知在那牀上躺着，滿腮生髭的是什麼人；那個人也眼光很銳利的望着國王。

那滿腮生髭的人，看見國王醒來望着他自己，就說：「饒恕我？」

國王說：「饒恕你？我不認識你，饒恕你爲什麼事？」

那人說：「你不認識我，但是我認識你。我就是你的一個讎敵；你殺了我的兄弟，沒收了我的財產，我誓要向你報讎。我知你來看這隱士，想在你轉去的時候，邀住你，將你殺了。等候許久，不見你轉去，就從我躲藏的地方爬出來找你。你的衛兵認識我，我和他對抗，他把我殺傷了。我敵他不過，就逃走到此地。假若你不替我止血敷傷，我一定放血而死。我想殺你，你反救我的命。倘若我不死，我願意作你的最忠實的奴僕，並且叫我的兒子們都作你的忠實奴僕，只要你願意饒恕我罷。」

國王聽了滿心歡喜，一個讎敵，就是這樣容易的和解了，並且贏得他一得好朋友。他不惟饒恕這個人，並且允許他，命他自己的僕人和自己的外科醫生來護侍他，並且恢復他的財產。

國王辭了那受傷的人，走出門外，來找那位隱士，再求他答復那三個問題。隱士正在門外，跪在昨天所挖的土上面播種子。

國王走近前去，「說有卓識的老先生，求你答復我的問題。這是我最後的請求

了。」

隱士仍舊灣着腿在地，上抬頭望國王說：「你的問題，已經答復了。」

國王說：「已經答復了？這話是什麼意思？」

隱士答說：「你不知道，昨天不是你憐恤我疲倦，替我挖了許久的土，你跑了轉去，那個人要殺害你，那時候你一定要悔恨沒有和我停住在一塊兒，所以最重要的時候，就是你替我挖土的時候；我就是那時候最重要的人，你待我好，就是你最重要的事，後來那受傷的人跑到我們這裏，最重要的時候，是你用心護侍他的時候；你倘若不替他止血敷傷，他就死了，他對你的讎怨還沒有和解，所以他在那時候就是你的最重要的人，你替他所作的事，就是你最重要的事。」

你記着最重要的時期，只有一個，就是「現在」，因為只有「現在」，是我們的力量所能到的，最重要的人，就是現在和你對面的人，因為沒有人知道他，自己將來相與的是什麼人，最重要的事，就是待人好，因為要好是人類生活唯一目的。」

今

李大釗

我以為世間最可寶貴的就是「今」最易喪失的也是「今」因為他最容易喪失，所以更覺得他可以寶貴。

為甚麼「今」最可寶貴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孫所說的話，答這個疑問：「爾若愛千古，爾當愛現在。昨日不能喚回來，明天還不確實，爾能確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當明日兩天。」

為甚麼「今」最易喪失呢？因為宇宙大化刻刻流轉，絕不停留；時間這個東西，也不因為吾人貴他愛他，稍稍在人間留戀。試問吾人說「今」說「現在」，茫茫百千萬劫，究竟那一剎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現在」呢？剛剛說他是「今」是「現在」，他早已風馳電掣的一般，已成「過去」了。吾人若要糊糊塗塗把他丟掉，豈不可惜！

有的哲學家說，時間但有「過去」與「未來」，並無「現在」。有的又說，「過去」



『未來』皆是『現在』。我以為『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話，倒有些道理。因為『現在』就是所有『過去』流入的世界。換句話說，所有『過去』都埋沒於『現在』的裏邊。故一時代的思潮，不是單純在這個時代所能憑空成立的。不曉得有幾多『過去』時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說是由所有『過去』時代的思潮，一湊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於時代潮流裏面，所激起的波瀾聲響，都向永遠流動傳播，不能消滅。屈原的離騷，永遠使人人感泣。打擊林肯頭顱的槍聲，呼應於永遠的時間與空間。一時代的變動，絕不消失，仍遺留於次一時代，這樣傳演，至於無窮，在世界中有一貫相聯的永遠性。昨日的事件，與今日的事件，合構成數個複雜事件。此數個複雜事件，與明日的數個複雜事件，更合構成數個複雜事件。勢力結各勢力，問題牽起問題。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過去』『未來』的中間，全仗有『現在』以成其連續，以成其永遠，以成其無始無終的大實在。一擊『現在』的鈴，無限的『過去』『未來』皆遙相呼應。這就是『過去』

『未來』皆是『現在』的道理。這就是『今』最可寶貴的道理。

現時有兩種不知愛『今』的人：一種是厭『今』的人，一種是樂『今』的人。

厭『今』的人也有兩派，一派是對於『現在』一切現象都不滿足，因起一種回顧『過去』的感想，他們覺得『今』的總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風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復古。他們的心力施於復古的運動。一派是對於『現在』一切現象都不滿足，與復古的厭『今』派全同。但是他們不想『過去』，但盼『將來』。盼『將來』的結果，往往流於夢想，把許多『現在』可以努力的事業，都放棄不做，單是耽溺於虛無縹渺的空玄境界。這兩派人都是不能助益進化，並且狠足阻滯進化的。

樂『今』的人，大概是些無志趣無意識的人，是些對於『現在』一切滿足的人。覺得所處境遇，可以安樂優遊，不必再商進取，再為創造。這種人喪失『今』的好處，阻滯進化的潮流，同厭『今』派毫無區別。

原來厭『今』爲人類的通性。大凡一境尙未實現以前，覺得此境有無限的佳趣，有無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覺不過爾爾，隨即起一種失望的念，厭『今』的心。又如吾人方處一境，覺得無甚可樂；而一旦其境變易，却又覺得其境可戀，其情可思。前者爲企望『將來』的動機；後者爲反顧『過去』的動機。但是回想『過去』，毫無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時間。若以企望『將來』的動機，而盡『現在』的勢力，則厭『今』思想，却大足爲進化的原動。樂『今』是一種惰性，須再進一步，了解『今』所以可愛的道理，全在憑他可以爲創造『將來』的努力，決不在得他可以安樂無爲。熱心復古的人，開口閉口，都是說『現在』的境界，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惡若何深重，禍患若何劇烈。要曉得『現在』的境界，倘若真是這樣黑暗，這樣卑污，罪惡這樣深重，禍患這樣劇烈，也都是『過去』所遺留的宿孽，斷斷不是『現在』造的。全歸咎於『現在』，是斷斷不能受的。要想改變他，但當努力以回復『過去』。

照這個道理講起來，大實在的瀑流，永遠由無始的實在向無終的實在奔流。吾

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遠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隨着大實在的奔流，以爲擴大，以爲繼續，以爲進轉，以爲發展。故實在即動力，生命即流轉。

憶獨秀先生曾於『一九一六年』文中，說過青年欲達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殺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嘗推廣其意，也說過人生唯一的蘄嚮，青年唯一的責任，在『從現在青春之我，撲殺過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禪讓明日青春之我。』不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殺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殺來日白首之我。』實則歷史的現象，時時流轉，時時變易，同時還遺留永遠不滅的現象和生命於宇宙之間，如何能殺得？所謂殺者，不過使今日的『我』，不仍舊沈滯於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萬億年的『我』，都儼然存在於『今我』的身上。然則『今』之『我』，『我』之『今』，豈可不珍重自將爲世間造些功德，稍一失腳，必致遺留層層罪惡種子於『未來』無

量的人。即未來無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懺悔。

我請以最簡明的一句話，寫出這篇的意思來：

吾人在世，不可厭「今」而徒回思「過去」，夢想「將來」，以耗誤「現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現在」的努力，謀「將來」的發展。宜善用「今」以努力爲將來之創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滅。故人生本務，在隨實在之進行，爲後人造大功德，供永遠的「我」享受，擴張，傳襲，至無窮極，以達「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 競爭

汪精衛

競爭兩個字，有人提起了，就害怕到了不得，以爲是窮凶極惡的；也有人提起了，就崇拜到了不得，以爲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都未免一偏之見了。

本來競爭兩個字，自達爾文以來，在生物學上，有重大的價值，是無可諱的。卻是這兩個字，學者使用的時候，範圍的廣狹，各有不同，先要把他研究清楚，方纔可下

評判。

第一：要曉得競爭兩字，不但用於一切生物間同種或異種之競爭，並且用於一切生物對於天然之競爭，並且對於天然之競爭，恐怕比那同種或異種間之競爭，情形還要重大。舉例來說：夏天的蚊子蠅子，固然有爲人類所撲殺，爲鳥類所啄食的時候；然而那死亡之數，敵不過秋天一陣陣的西風。西比利亞高原，麋鹿成羣，牛羊遍野，固然有爲人類所獵取，爲豺虎所攫嚙的時候；然而那死亡之數，敵不過冬天一陣陣的霜雪冰雹。其他死於天氣的，死於水旱的，死於食料缺乏的，更不勝其數。總而言之，一切生物的生存及其發達，殆可謂由於其能反抗天然及利用天然；那反抗利用的能力越高，他的生存及發達，便有越把握。故生物對於天然之競爭，是自然之一原則，進化之一要素；一般生物學者，沒有疑義的。如今的人，一提起競爭兩個字，便認定是生物間同種或異種之競爭，忘卻了對於天然之競爭，這是第一個容易陷於錯誤的。

第二：有些生物的現象，本來不是競爭，學者偏要將競爭兩字，來形容他的舉例。來說：沙漠的各種蟲類，那與沙漠異色的，往往容易爲鳥類認識，被其啄食，結果惟與沙漠同色的，得以生存。這並不是同色蟲和異色蟲競爭的結果；不過同色蟲適於生存，異色蟲不適於生存便了。學者卻因爲異色蟲漸漸死盡，讓那同色蟲優游自在，便加上他一個競爭的徽號了。印度洋中有一個海島，產生的蟲，有些翼長能飛的，有些翼短不能飛的。那些翼長能飛的蟲，飛了起來的時候，往往被一陣海風，吹至海面；可憐他欲歸不得，欲留又不能泅水，只有紛紛的落在水面死了。那翼短不能飛的蟲，終日的在地面蠕蠕行動，既然沒有凌風之力，却也免了落水之患，自由自在的，在那裏蕃衍他的種族；學者因爲他獨享那海島的利益，便也加上他一個競爭的徽號了。達爾文考得歐洲的鼠，本來都是黑色的；後來亞洲灰色的鼠來了之後，那黑色的鼠便漸漸滅了，讓那灰色的鼠，獨占歐洲的世界。許多學者拿來取笑了，說歐洲的人，雖然欺負亞洲的人，却是歐洲的鼠，已被亞洲的鼠征服了。

呢！其實這裏頭有個緣故：黑色的鼠只能棲於家屋，受人抵禦，被人捉搦，生命很是危險；灰色的鼠，却能兩棲，有時躲在家屋，有時逃往溝渠，此起彼落的鼠，本事大得許多，那生命的危險，便也減少了許多，久而久之，自然占了便宜了。這並不是灰色鼠和黑色鼠競爭的結果；不過灰色鼠的能力和那環境較爲適宜便了。學者却因爲他獨得生存，便也加上他一個競爭的徽號了。綜合以上所舉諸例，與其說他是競爭，不如說他是適應；因爲他們並沒有不相容，不過各有相宜不相宜便了。固然是這一面的死了，那一面的營養上便成了獨占；然而他們卻實實在在不是終臂得來的呢。如今的人，不知道競爭二字，包含着這般意義，一提起競爭兩個字，便認定是生物間同種或異種之競爭，這是第二個容易陷於錯誤的。

除了以上兩層之外，方纔看得出生物間同種或異種之競爭的現象，這是自然之一原則，進化之一要素，無可疑的。然而這裏頭卻也不可不分辨析：

第一：競爭雖然是自然之一原則，然而越是高等的生物，越能反抗自然及利用



自然。人類既然以最高等的生物自居，便要支配自然，不爲自然所支配；斷不能誘之自然，便毫無所容心於其間的。

第二：既然如此，人類所要注意的，便是競爭是否進化之一要素。如果是的，便要利用那自然，如果不是，便要反抗那自然。從來學者，稱說競爭是進化之一要素，他那理由是說：競爭結果，劣者淘汰，優者生存，如是不已，乃有進化；這話固有真理，也有商權的必要。

無論是同種間的競爭，或是異種間的競爭，他那作用往往有相長的，也往往有相消的。例如一甲一乙，同做木工，甲做工勤，出品精，乙做工懶，出品劣，競爭的結果，甲勝乙敗，可無疑了；如果乙以劣敗爲恥，發憤向上，既精且勤，甲以劣敗爲慮，兢兢業業，精益求精，勤益加勤；這樣的競爭，便是有相長之作用的。即使不是如此，乙自知劣敗，從此以後，不做木工，却做金工，或做石工，去了懶惰的習慣，做出精良的物，甲因爲他，不同行業，沒有妒忌，彼此汲汲，各盡所能，這樣的競爭，也是有相長之

作用的。那就無怪其然，越競爭越進化了。萬一與之相反，乙於劣敗之後，不知自悔，反去恨甲奪他的生意，設法去誣謗他，或去陷害他；甲於優勝之後，打了一個斬草去根的主意，要用條毒計，將乙害得死灰不能復燃；這樣的競爭，便是有相消之作用的。只有越競爭越退化，有什麼進化可望呢？這一個例，雖然是小，却是可以喻大，一切國家間，社會間，個人間，一切學戰，商戰，工戰，俱可作如是觀的。如今害怕競爭的人，提起競爭，便以為是窮凶極惡，忘了競爭有相長的作用，有進化的效果，固然是一偏之見。那崇拜競爭的人，提起競爭，便以為是神聖不可侵犯，忘了競爭有相消的作用，退化的結果，也不免是一偏之見了。

在汰劣留優的學說上，我還有一個意見，就是優劣以何為標準呢？普通說來，不過是智愚強弱罷了。這樣我先要問：第一，至愚弱者無過兒童，為什麼不將兒童淘盡汰呢？如果說兒童有將來，難道未開化人便沒有將來？兒童所差，是未受教育；未開化人所差，也是未受教育；一個有將來，一個却沒有將來，這能成爲一貫的學說

麼？第二，人的才質不同，在這一方面是愚弱，在那一方面却是明強；例如婦女的才質，有不如男子的地方，也有勝過男子的地方，至於生育兒童，更是婦女的特任，請問怎的叫做愚弱，怎的叫做明強呢？第三，人不可忘了將來，也不可忘了過去。老年殘廢的人，他的現在與將來，算是愚弱了；他的過去，却是明強；難道因為今日陷於愚弱的地位，便忍心將他淘汰麼？這三個例：第一是中於自私之心；第二是昧於分功之理；第三是蔽於勢利之見；原與進化學說毫無關係；却偏要藉這學理的名詞，來行滔天的罪惡，真真是進化學說之罪人了。

明白了這個觀念，實行起來，淬厲那奮鬥的精神，堅持那不屈不撓的氣力；論他的主意，便是去做那有相長之作用，有裨益於進化之競爭；論他的方式，一面是發憤主強，一面是誘掖弱者。這可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所在啊！

### 文明小史楔子

錄文明小史

做書的人，記得有一年，坐了火輪船，在大海裏行走，那時候天甫黎明，偶至船頂，

四下觀望；但見水連天，天連水，白茫茫一望無邊，正不知我走到那裏去了。停了一會子，忽然東方海面上，現出一片紅光，隨潮上下，雖是波濤洶湧，還照耀得遠近通明。大眾齊說要出太陽了；一船的人都闕到船頂上等著看。不消一刻，潮水一分，太陽果然出來了。

記得又一年，正是夏天，午飯纔罷，隨手拿過一張新聞紙，開了北窗，躺在一張竹椅上，看那新聞紙消遣；雖然赤日當空，流金鑠石，全不覺半點敲熱，也忘記得甚麼時候了，停了一會子，忽然西北角上，起了一片烏雲，隱隱有雷聲響動；霎時電光閃爍，狂風怒號，再看時天上烏雲已經布滿。大眾齊說要下雨了；一家的人，關窗的關窗，掇椅的掇椅，都忙個不了，不消一刻，風聲一定，大雨果然下來了。

諸公試想：太陽未出，何以曉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曉得他就要下？其中卻有一個緣故，這個緣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聽那風聲，便知太陽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這有什麼難猜的。

做書的人，因此兩番閱歷，生出一個比方，請教諸公！我們今日的中國，到了甚麼時候了？有些人說：『老大帝國，未必轉老還童。』又有些人說：『幼稚時代，不難由少而壯。』據在下看起來，現在的光景，卻非老大，亦非幼稚，大約離著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何以見得？你看這幾年新政新學，早已鬧得沸反盈天：也有辦得好的，也有辦不好的；也有學得成的，也有學不成的。現在無論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辦；無論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學。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奮興，這個風潮，不同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風潮一樣麼？所以這一千人，且不管他是成是敗，是廢是興，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將來總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個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這一部書，將他們表揚一番，庶不負他這一片苦心孤詣也。

## 大明湖

錄老殘遊記

老殘動身上車，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爲有趣。

到了小布政司街，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陞店，將行李卸下。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歷下亭前。下船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亭子上懸了一付對聯，寫的是『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上寫着杜工部句，下寫着道州何紹基書。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也沒有甚麼意思。

復行下船，向西盪去，不甚遠，又到了鐵公祠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燕王爲難的那個鐵鉉。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土人尙不斷的來此進香。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

正在嘆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看去，誰知那明湖業已澄淨的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台樹木，格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

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

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層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着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

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爲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一會兒，回轉身來，看那大門裏面，楹柱上有付對聯，寫的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暗暗點頭道：『真真不錯。』進了大門，正面便是鐵公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着曲折的迴廊，到了荷池東面，就是個圓門。圓門東邊有三間舊房，有個破匾，上題古水仙祠四個字。祠前一付破舊對聯，寫的是：『一盞寒泉薦秋菊，三更畫船穿藕花。』

過了水仙祠，仍舊上了船，盪到歷下亭的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嗤嗤價響。那水鳥被人驚起，格格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綑到船窗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幾個蓮蓬，一面吃着，一面船已到了鵲華橋畔了。

道情一首

鄭燮

寒。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遠；荻港蕭蕭白晝

高歌一曲斜陽晚。

一霎時波搖金影；鶩抬頭，月上東山。